



望溪先生文

偶抄

碑誌



受業王兆符程峯

峯輯



李剛主墓誌銘

李塏字剛主直隸蠡縣人其父孝愨先生與博野顏習齋為執友剛主自束髮即從之遊習齋之學其本在忍嗜欲苦筋力以勤家而養親而以其餘習六藝講世務以備天下國家之用以是為孔子之學而自別於程朱其徒皆篤信之余嘗謂剛主程朱之學未嘗不有事於此但凡此乃道之法迹

耳使不由敬靜以探其根源則於性命之理知之不真而發於身心施於天下國家者不能曲得其次序剛主色變爲默然者久之吾友王源崑繩恢奇人也所慕惟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而日程朱爲迂闊見剛主而大說因與共師事習齋時年將六十矣余詰之曰衆謂我日空並世人非也果有人敢自侈大乎剛主嘗爲其友治劇邑期年政教大行用此名動公卿間諸王延經師主闡外者爭欲致之堅不就康熙庚午嘗舉乙科晚歲授通州

學正浹月以母老告歸長官不能奪也崑繩慨不快意旣葬二親遂漫遊將求名山大壑而隱身焉雖妻子不知其所之余與剛主每蹙然長懷而無從迹之數年忽至余家曰吾求天下士四十年得子與剛主而子篤信程朱之學恨終不能化子爲是以來留兼旬盡發程朱之所以失習齋之所以得者余未嘗與之爭將行憮然曰子終守迷吾從此逝矣使百世以下聰明傑魁之士沉溺於無用之學而不返是卽程朱之罪也余作而言曰子之

言盡矣吾可以言乎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
觀朱子上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
其備荒浙東安撫荆湖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
也而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閔稱此轉渺乎其
小耳吾姑以淺事喻子非其義也雖三公之貴避
之若免子之所能信於程朱也今中朝如某某子
夙所賤惡倘一旦揚子於朝以學士或御史中丞
徵子將亡命山海而義不反顧乎抑猶躊躇不能
自決也吾願子歸視妻孥流行坎止歸潔其身而

已矣崑繩自是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其後余出
刑部獄剛主來唁以語崑繩者語之剛主立起自
責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說中已鐫版者削之過半
因舉習齋存治存學二編未愜余心者告之隨更
定曰吾師始教卽以改過爲大子之言然吾敢留
之爲口實哉習齋無子剛主中歲遷博野爲葺祠
堂以收召學者博野去京師三百里剛主自來唁
後復三至余家一問吾母之疾再弔喪終則自計
衰疲恐不能更出而就別余驅柴車長子習仁御

往返芻秣皆載車中。知余時窶且艱也。嗚呼。卽是而剛主之勤於身。式於家。施於人。而措注於事物者。居可知矣。剛主言語溫然。終日危坐。肅敬而安。相近之者。不覺自斂。抑以崑繩之氣。旣老而爲剛主。屈以剛主之篤信師學。以余一言而翻然改其志之。不欺與勇於從善。皆可以爲學者法。故備詳之。而餘行則不具焉。剛主卒於雍正年。月年七十有。父諱。君母馬氏。生母馬氏。明錦衣衛某官女。明亡家落。歸孝。慤生剛主。兄弟妻某。

氏子三人。長習仁。早夭。次習禮。次習。皆邑庠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習齋。矢言檢身。不力口非。程朱難免。鬼責信斯言也。趨本無岐。各從所務。安用詆嫖。君承師學。固守樊垣。老而大覺。異流同源。不師成心。乃見大原。改過爲大。前聞是尊。琢瑕葆瑜。有耀師門。九原相見。宜無間言。

勉焉不足爲公異也。自公視學江南，余從遊近十年。公家事細大畢聞，太公少豪宕，不可羈束。而太夫人謹禮法，不相中。太公之歸也，公以爲難。後天屬復完，又二親皆篤老，當更歡洽。而居常漠然，遇事仍嗃嗃。公用此，雖富貴恆蹙蹙如窮人，無所歸。終公身，公退食恆居於內，余怪焉。叩之御者，則常在太夫人側嬉戲如嬰兒。其侍太公，所以承意觀色，或古禮經所未嘗云。而自公出之，乃知其當然。而不可易也。公疾篤，余入視。公曰：子毋憂某，雖無祿尚當終事吾母，乃竟先。太夫人卒，嗚呼酷矣。余所犯尚未決，雖

天子明聖而吏議余罪至重，死生未敢自卜。恐公之仁孝，余獨聞知者，遂就湮滅而心氣瘀傷，不能營度爲文。前銘又不復記憶，乃質言其大略。俾公故人曾君啓起磨石而碣焉。時康熙壬辰八月也。

公諱裔，字素侯，卒於康熙庚辰二月十有二日。年五十有四。由翰林官至大理卿，仕績應列於史氏。銘曰：

謂公不得於天胡濟屯以亨而天屬之復連謂公
能得於天胡將母之不終而壽命不得以少延豈
彼蒼之無知抑將留終古之恨以暴其仁賢日辛

文備論又不處... 大御... 公... 天... 而... 支... 余... 異... 至... 重... 未... 如... 自... 中... 恐... 公... 泗... 尚... 當... 發... 事... 吾... 母... 人... 人... 卒... 訓... 刊... 類... 矣... 余...

劉古塘墓誌銘

雍正四年五月望後二日兄子道希書至告古塘
之喪昔余成童從先兄求友閭巷間得古塘其後
之近邑歸故鄉客京師學同而志相近者復得數
人而惟古塘為本交古塘少以雄豪自處短衣厲
飾惟恐見者知為儒生而先兄獨義之余少好氣
數以氣蓋余心不能平久之乃見謂直諒古塘早
喪母家貧母家給田數十畝少長覓食自活以田
歸庶弟既為諸生得時譽學使者大府常以重幣

延歲時歸家解裝遇親交隨手盡俄而乏絕飢不
得餐晏如也年羹堯巡撫四川固請與偕議加賦
力爭而止遂以他故行曰其心神外我矣能守吾
言以期月耶及督川陝復固請以往再三見浹日
而歸古塘貌精悍有與同姓名者大患鄉里督學
邵嗣堯聞之而未察也按試呼名忽注視馮怒榜
笞數十衆皆譁羣聚而詬之嗣堯愧恨發疾死古
塘始無愠色既無寬容嘗語余曰士之大閑二其
一義利也其一利害也君子懷刑設子構禍殃而

我退避以爲明哲可乎及余以南山集被逮冒危
險以急余如所言辛卯鄉試爲舉首以隨部檄挈
余妻子北上失會試期後遂絕意進取年六十有
九終於家始余出刑部獄傳客諸公間諸公計數
余兄弟早歲諸同好數之奇彼此如一轍時存者
惟彝歎古塘因譜其行及歿而未見余文者作四
君子傳無何彝歎亦歿至於今無一存者矣而余
乃獨留其衰疾之軀其尚足控揣耶然吾聞古之
爲交者其有失言過行則相引以爲羞今諸君子

各○以○身○名○完○未○爲○不○幸○獨○後○死○者○滋○懼○耳○古○塘○子
幼○道○希○與○翁○君○止○園○紀○其○喪○余○恐○不○宿○乃○預○爲○誌
銘○以○待○事○焉○古○塘○姓○劉○氏○名○捷○懷○寧○人○流○寓○江○寧
祖○若○宰○明○崇○禎○辛○未○殿○試○第○一○父○璜○桐○城○縣○庠○生
母○張○氏○兄○輝○祖○康○熙○庚○午○鄉○試○第○一○並○有○聞○亦○余
早○歲○同○好○之○一○也○妻○王○氏○早○卒○繼○室○姚○氏○子○四○人
長○敏○次○敦○次○敷○次○攷○女○一○未○字○並○姚○氏○出○其○卒○以
四○月○廿○五○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子○子○以○居○蹇○蹇○以○行○身○之○困○而○道○之○亨○死○乎○由○是
信○無○悔○於○其○生

左未生墓誌銘

君姓左氏諱待字未生桐城人明贈太子少保忠毅公之季孫也少好老莊其學以遺物自遂爲宗其文章要渺闕放不知其所從來性畏俗非戚屬雖問疾弔喪不出出則登城循雉堞而行不欲見徃肆中人惟宋潛虛劉北固慕而與之友乙亥丙子間潛虛北固客京師未生繼至與余一見如故交與之語觸物比類日新而無窮與之居久而不厭然竟不能窺其際也未生雖與世齟齬而重氣

類善鑒別人物常稱邑中胡嘉及兄子廉其後二君子學行果異於衆人余之在難也未生適自燕南附漕船南下至淮陰遇盜折其二齒衣裝盡失入郡城始知余已被逮北上搏膺而呼歸至家時自懟曰吾不一視方子天下士其謂我何已亥四月至京師因偕余赴塞上秋七月南還道京師而宜興儲六雅止之一時少俊爭慕與之遊遂留踰歲今年四月余將出塞趣之歸未生日子憂吾老乎吾策蹇行數十里腰脊不異少時今已向暑秋

風起吾當歸築室白雲浮渡間手種松千株竹萬竿又明年歲在析木吾年七十當復來視子然後歸而待老焉自余抵塞上每旬月必通書入秋無息耗心謂未生已歸而凶問忽至嗚呼自未生言之死於家與死於朋友之手等耳獨余於人紀無不負疚而陰自恨者惟朋友則爲德於余者雖多而余之愧於心者亦鮮焉今未生乃爲余羈死以遺恨於余心則豈非余之命也耶未生卒以八月二十六日余以九月望後一日聞之而其喪已附

望溪集 卷之十一
十二
漕船南下矣。嗚呼！未生其謂，余何哉？泣而銘以歸。其孤銘曰：心○命○出○服○本○上○卒○以○人○民○生○浮○而○死○休○惟○子○信○之○尤○浮○山○之○陽○是○爲○子○之○邱○歸○與○歸○與○永○與○造○物○者○遊○

贈金王生墓誌銘

雍正元年冬十有二月，余病不能興，聞王生兆符，蹙而蘇，輿疾往視，與之語，神氣若未動，越三日而死。嗚呼！是吾友崑繩之子也。王氏自明初以軍功爲宦族，至崑繩之父中齋公，而五服親屬無一人。中齋二子長汲，公無子，崑繩以兆符後小宗。今兆符僅余子，以繼祖則崑繩無主後矣。兆符從余游，在丙子之春，余在京師館於汪氏，崑繩館於王氏，使兆符來學。次汪氏馬隊旁，危坐默誦，闐若無人。

方盛暑日三至三返不納汪氏勺飲其後崑繩棄家漫遊兆符自天津遷金壇復從余於白下崑繩嘗語余曰兆符視子猶父也吾執友惟子及剛主吾使事剛主曰符於方子之學未之能竟也弱冠爲諸生南遷遂棄去逾四十以餬口至京師或勸以應舉庚子舉京兆明年成進士或餽之金使速仕以養母余曰用此買田而耕則母可養學可殖而先人之緒論可終竟矣兆符蹙然趣余爲書抵餽金者及報諾而死已彌月矣方兆符之南遷也

以稚齒獨身將母及女兄弟陸行水涉三千里及崑繩旣歿奔走四方未嘗旬月寧居而其母老病暴怒不時常恐妻女僕婢久不能堪而在視不盡其誠故身在外憂常在家又慮年日長學不殖而砢砢於人事叢雜中是以心力耗竭形神瘵傷一發而不可救藥也余與崑繩交最先旣而得剛主三人者所學不同而志相得其遊如家人剛主之長子習仁亦從余游辛丑秋剛主使卜居於江南而道死自習仁之死三人子姓中質行無可望者

皇。今。又。重。以。兆。符。而。文。學。義。理。可。與。深。言。者。亦。鮮。矣。余。羸。老。德。既。墮。學。亦。難。補。所。恃。者。後。生。而。天。意。若。此。余。所。痛。豈。獨。崑。繩。之。無。主。後。耶。兆。符。性。孤。特。不。能。容。物。雖。其。父。故。交。既。宦。達。察。其。意。色。少。異。於。前。卽。不。肯。再。見。而。行。身。端。直。又。以。文。學。知。名。故。其。疾。也。聞。者。皆。憂。之。其。死。也。皆。惜。之。兆。符。渴。葬。先。世。兆。域。而。母。及。妻。子。在。江。南。葬。事。畢。士。友。南。還。者。爲。紀。其。家。留。京。師。者。分。年。而。主。墓。祭。雖。兆。符。意。氣。所。感。召。抑。其。祖。若。父。節。槩。風。聲。宿。留。於。人。心。者。不。可。

泯也。兆符年四十有五所排纂周官及詩文若干卷。蔣君湘帆爲編錄而藏之以俟其孤之長而授焉。銘曰

無所施於世而行能已著於家。將道之探而學焉。已得其英華並垂成而中毀。曷以泯吾儕之怨嗟。

末而王大來墓誌銘

康熙五十二年四月同年王蒼平至京師詣余服
 齊而貌若臬戚然曰吾季弟大來又死吾今單獨
 惟一身矣昔吾兄弟三人吾父命某學書仲弟治
 家而大來行賈仲弟卒內外事皆屬焉凡可以適
 己親者無不盡也其家居戚黨之窶艱者皆賴焉
 父執某無子奉以終其身其客京師鄉人底滯而
 無歸者無不資也而未嘗有私財嘗盛服入肆傭
 保誤以羹汁汚之慰以溫言色無忤大來雖未涉

書史聞古今人懿行必低徊久之入其闥牕壁戶
牖皆所書格言也其名雖不彰實無愧士君子其
爲我誌之余於蒼平所時見大來其貌恂恂然不
知其質行若此余聞古之有學將以明道而美其
身三代盛時家有塾黨有庠師朝夕坐里門所謂
小學人皆受焉故其後雖去爲農工商賈而終不
忘學問之意此人紀所以修賢者所以不擇地而
出也漢唐後以記誦詞章爲學所號爲學者旣徇
末而忘其本而不學者未嘗一遊其樊質雖美無

所藉以成如大來之資材使開以學鄉道必力惜
乎其生之時余徒以爲行賈之人而失之也蒼平
居斬齊之喪容貌顏色幾於禮之所謂稱其情稱
其服者而自謂不及大來又所稱質而不誇當無
溢言乃爲之銘大來諱某卒於康熙壬辰十一月
二十有七妻某氏子某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
某原銘曰
彼不令者交相瘡以至老此相依爲命而顧不可
保君之歿也其寧生無憾於兄考

杜蒼畧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杜氏諱芥字蒼畧號些山湖廣黃岡人明季爲諸生與兄濬避亂居金陵卽世所稱茶村先生也二先生行身畧同而趣各異茶村先生峻廉隅孤特自遂遇名貴人必以氣折之於衆人未嘗諛語言用此叢忌嫉然名在天下詩每出遠近爭傳誦之先生則退然一同於衆人所著詩歌古文雖子弟弗示也方壯喪妻遂不復娶所居室漏且穿木榻敝帷數十年未嘗易室中終歲不掃除有

子教授里巷間窶艱每日中不得食男女啼號客
至無水漿意色間無幾微不自適者間過戚友坐
有盛衣冠者卽默默去之行於途嘗避人不中道
與人語雖兒童厮輿惟恐有傷也初余大父與先
生善先君子嗣從遊苞與兄百川亦獲侍焉先生
中歲道仆遂跛而好遊非雨雪常獨行徘徊墟莽
間先君子暨苞兄弟暇則追隨尋花蒔玩景光藉
草而坐相視而嘻冲然若有以自得而忘身世之
有係牽也辛未壬申間苞兄弟客遊燕齊先生悄
然不怡每語先君子曰吾思二子亦爲君惜之先
生生於明萬歷丁巳四月初九日卒於康熙癸酉
七月十九日年七十有七後茶村先生凡七年而
得年同所著些山集藏於家其子琰以某年月日
卜葬某鄉某原來徵辭銘曰
藹其光中不息也虛而委蛇與時適也古之人與
此其的也

禮部侍郎蔡公墓誌銘

雍正十年冬十有一月禮部侍郎蔡公病不能興
皇子日使人問視

天子賜醫士大夫羣聚必詢公疾增減云何踰年
正月朔後八日薨

天子震悼自賢公卿以及雍庠之士重志節者無
知與不知皆儻然若失其所倚余屢困於衰疾嘗
屬公必銘余及公疾篤執余手而愴然曰子年先
於吾吾亦自謂終當銘子而子今銘余其喪之歸

望溪集 三十
子弟生徒合辭以請嗚呼余安忍銘公雖然義不可讓也始余與公相見於相國安溪李文貞公所文貞引公之袂以屬余曰是吾閩所謂蔡世遠聞之者也遂定交及癸巳春余出刑部獄而公以是冬服闋至京師會新令翰林科道在假者並休致而公之請假也旋丁父艱或謂宜自列於吏部公曰吾聞古者受爵而讓未聞投牒以自申也時文貞公承編

御纂性理精義薦公分校踰歲書成造余謀所處余曰天果不廢子之學何患無用行坦步而出以編書復官去牒請一間耳遂固請於相國以歸先是儀封張清恪公撫閩延公父主鰲峰書院而招公入使院共訂先儒遺書至是太府復以鰲峰屬公公夙尚氣節敦行孝弟好語經濟而一本於誠信由是閩士慨然感興於正學而知記誦辭章之爲末也其家居設族規置大小宗祭田孤嫠老疾月有餼鄉人化焉環所居三百餘家二十年無博戲者今

望溪集墓誌
三十一
皇帝嗣位特召入都命侍

皇子講讀授編修五轉而至禮部侍郎公侍無射
皇子凡進講四書五經及宋五子之書必近而引
之身心發言處事所宜設誠而致行者觀諸史及
歷代文士所述造則於興亡治亂君子小人消長
心迹異同反覆陳列三致意焉當是時兼保傅之
任者皆執政大臣政事方殷不得朝夕在側惟公
奉事十年晨入夜歸無風雨之間諸公背面多語
余曰聞之忠信正直學足以達其言誠足以致其

志或過於闊疎而無近慮洵書所謂惟其人者也
公議論慷慨自爲諸生卽以民物爲己任及從清
恪公遊吏疵民病言無不盡政行衆服而莫知其
自公辛丑夏臺灣蠢動公大會鄉人聯伍團練助
官兵聲勢平生好善樂施出於天性故人皆信嚮
既貴士有志行及文藝之優必躬禮先焉知其賢
則思隨地而開通之汲汲如有所負然余每以公
事至

望溪集墓誌
墓誌
圓明園必宿公池館公薄暮歸常挽余步空林坐

石磯至昏曉或達夜中雖子弟莫知云何而所諏
度皆民生之利病吏治之得失百物之息耗士類
之邪正無一語及身家淺事者嗚呼以公之志在
竭忠

天子知人善任使得竟其志業未知所就於古人
何似而扼以無年嗚乎惜哉公性淡泊所得祿賜
半索之族姻知舊妻子僅免寒饑敝衣粗食視窶
人或甚焉其居外寢設一榻一帷余至則以讓余
而卧後夾室方夏秋蚊虻嚙膚竟夕不安而惟恐

余之不淹留信宿也嗚呼此公之志氣所以愾乎
海內之士君子歎雍正四年公列爲九卿以待
皇子廷議多不與八年秋以族人事牽連吏議降

一級調補及

上特命復故職而公疾已不可振矣卒年五十有
二所著二希堂文集十五卷鰲峰學約朱子家禮
輯要合族家規各一卷所編性理精要歷代名臣
言行錄論定古文雅正漢魏六朝四唐詩各若干
卷惟學約家禮古文雅正及與高安朱相國共訂

歷代名臣夕儒循吏傳已刻行於世蔡氏世居漳
 浦之梁山故學者稱梁村先生始祖元鼎以講學
 名鄉里五世祖宗禹登明萬歷辛丑甲科益著稱
 行蹟見道南原委會祖諱一橙萬歷丙午舉人祖
 諱煜郡庠生父諱璧以拔貢生為羅源教諭皆首
 誥贈如公官曾祖母■氏祖母■氏前母■氏母
 吳氏並
 贈夫人妻劉氏有賢聲先公一年卒喪歸踰嶺士
 友弔祭數百里不絕子六人長長漢已酉舉人次
 長灃郡庠生次觀瀾太學生次長灃太學生次長
 浩次長注長注夙孝慧先劉夫人半月而殤方十
 齡女三人孫男二人以雍正某年某月某日葬於
 某鄉某原銘曰
 其材天植其學不迷其志不欺其數非奇而不竟
 其所施匪予之私眾心所悽

禮部尚書贈太子太傅楊公墓誌銘

雍正十有三年秋九月

皇帝宅憂甫旬日卽起楊公名時於滇南士大夫知與不知皆驚喜相告乾隆元年二月公至自滇時年七十有七以禮部尚書入教

皇子侍直

南書房兼國子監祭酒而不領部事

上與諸王大臣議政之暇時

召公入見公自薦士七人爲助教外未見其所言

聖祖仁皇帝悼學政廢弛以九卿督學自文貞始
講官視學京畿皆特擢不由階資始
公文而異之及入翰林遂朝夕相從問學其充日
者如此其至也康熙辛未李文貞與主禮部試見
撫衆無一言一事不出於中心之誠故其感於人
凡數百人蓋公自童稚以至篤老居鄉立朝莅官
月而薨是日士友奔唁暨國子生聚哭於庭階者
知其幾矣公體素強而是秋七月上旬邁末疾浹
議施爲而天下士皆曰楊公時獨對忠言讜論不

而公繼之校士一遵文貞成法士雖擯棄無怨言
其主試陝西亦然乙酉偕衆督學出防南河踰年
丁父艱繼丁母艱癸巳

聖壽六十廷臣慶賀

上問翰林中何楊名時否遂

特召入京侍直

南書房丁酉夏出爲北直巡道曰吾欲試以民事
也

國初沿明制直隸不設三司而以巡道主刑獄兼

驛傳政充事劇吏因緣爲姦蠹公細大必親無留
獄無匿情至今爲民所思曰百年中無與比也已
亥遷貴州布政司數月就
命巡撫雲南會征西藏大師駐省城爲營館舍數
宴犒而約束堅明無敢叫囂餉遞轉民無咨七年
中凡軍民疾苦大者奏請小者更易科條事無遺
便恩信浹於蠻貊公天性和易雖馭僕隸無厲色
疾言而是非可否則守其所見固植而不搖自始
入

南書房

聖祖叩以易說中旁及象數者公正對無所瞻顧
世宗憲皇帝卽位手諭褒嘉三年擢兵部尚書總
督雲貴四年晉吏部尚書仍管雲南巡撫事公益
自奮厲思竭忠誠於人之邪正事之得失風氣淳
薄之相倚盡言無隱五年以奏豁鹽課敘入

密諭削尚書職仍署巡撫事六年遣少司寇黃炳
與新撫朱綱訊公以六事獄辭成罪在大辟衆皆
曰禍無振矣公於

三朝皆受特達之知而有識者則謂先帝保公之始終德尤大事尤難蓋

聖祖知公實由文貞推輓而公既得罪務進取者爭欲實公之罪以自爲忠雖雅知公者亦難遽爲公言而

聖心自定

特旨赦原凡有司文致之罪一切置而不問俾得從容偃息聚徒講學於滇南者且七八年非重公之素行諒其無他而能如是乎

嗣天子大孝親賢特頒明諭然後知

先帝本欲徵公此萬邦黎獻所以追思盛德於無窮而歎爲至明之極也公平生介節義事美行嘉

言不可勝紀而孝德尤著年踰強仕父母摩拊如

嬰兒其防南河同出者多以爲難而公獨以近奉

二親爲喜數年中生養死藏毫髮無憾然後以身許國夷險一節而無所係牽蓋若神者實陰相焉

余始於督學宛平高公使院見公試藝闔郡無與

儔因有意於其人而束於禁防雖時往來江陰而

皇漢集
無因緣會今辛未再至京師乃見公於文貞公所
余與文貞辨析經義常自日昃至夜中公端坐如
植言不及終已無言用此益信公之爲學能內自
檢攝而未暇叩其所藏及往年余再入
南書房公繼至始知公於文貞所講授篤信力行
而凡古昔聖哲相傳性命道教之指要異人異世
而更相表裏互爲發明者皆能採取而抉其所以
然嗚呼公之用無不宜忠誠耿著而人無間言蓋
有以也夫公疾未作方奏對

天子見其徵旣疾數使人問視旣歿大痛悼發帑
金使國有司治喪散秩大臣領侍衛木人奠爵出
特諭稱公學問醇正人品端方書亦無爲公承
贈太子太傅入賢良祠

賜諡文定楊氏系出關西明初以軍功世襲鳳陽
勲衛家懷遠自諱元吉者始遷江陰逮公五世矣
祖諱起鯤父諱履泰並

贈資政大夫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
任氏前母陳氏母許氏並

贈夫人公字賓實號凝齋生於順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卒於乾隆元年九月朔日初聘趙氏未娶卒娶劉氏

誥封夫人以弟之子應詢嗣應詢暨公門生王君文震夏君宗瀾以銘幽之文請余雖病衰義無可辭銘曰

古有其德事不待施志之得行書亦無爲公承師說篤信固執探其本根焉用枝葉惟公惟平政出民諧惟誠惟信頑姦無猜我言無溢來者之式

廣東副都統陳公墓誌銘

公姓陳氏諱昂泉州人世居高浦

國初遷濱海居民徙灌口父兄相繼沒以母寡艱生計遂廢書賈海上屢瀕死往來東西洋盡識其風潮土俗地形險易康熙癸亥

上命浙閩總督姚啓聖經畧臺灣遣靖海伯施琅統諸軍進戰求習於海道者公入見時制府以水戰宜乘上風公獨謂北風剽勁非人力可挽船不得成艤不若南風解散可按隊而進施意合遂參

贈夫人公字賓實號凝齋生於順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卒於乾隆元年九月朔日初聘趙氏未娶卒娶劉氏
誥封夫人以弟之子應詢嗣應詢暨公門生王君文震夏君宗瀾以銘幽之文請余雖病衰義無可辭銘曰

古有其德事不待施志之得行書亦無爲公承師說篤信固執探其本根焉用枝葉惟公惟平政出民諧惟誠惟信頑姦無猜我言無溢來者之式

廣東副都統陳公墓誌銘

公姓陳氏諱昂泉州人世居高浦

國初遷濱海居民徙灌口父兄相繼沒以母寡艱生計遂廢書賈海上屢瀕死往來東西洋盡識其風潮土俗地形險易康熙癸亥

上命浙閩總督姚啓聖經畧臺灣遣靖海伯施琅統諸軍進戰求習於海道者公入見時制府以水戰宜乘上風公獨謂北風剽勁非人力可挽船不得成艤不若南風解散可按隊而進施意合遂參

機密將至澎湖北風大厲氛霧冥冥晝面不相覲
三日軍中恫疑公進曰此殺氣也將軍毋以父兄
之仇欲效楚伍員倒行而逆施乎將軍曰然則吾
誓天公手案以進誓畢風反日暉遂克澎湖歸疾
病瘵傷者於臺灣其吏卒大喜鄭氏遂歸命兵不
血刃策勲授蘇州城守一調再遷而至碣石總兵
官擢廣東副都統皆濱海地也嘗奏請西洋治象
數者宜定員選毋多留其留者勿使布其教於四
方自開海洋登萊江淮間海船至菽粟布帛卽騰

踊僉曰內地年登而穀貴職此之由久之語上聞
命盡閉海洋公聞之獨曰南洋非此倫也吾少歷
諸番皆習耕稼無資於中國或海壖毀饑商船尚
以諸番之米至今概絕之則土貨滯積而濱海之
民半失作業欲上言會疾作將終命其子以遺疏
進衆皆疑焉叩之閩人則曰斯言也其信公之子
倫炯介吾友楊君千木請銘余旣奇公之迹又其
言宜考信於後乃受其請而譜之公歷官皆能其
職有遺施在人卒年六十有八父諱健前母許氏

母王氏自曾祖以下皆受一品父諱對簡其
錫命夫人林氏子三人長倫焜次芳次倫焜以某
年月日葬公於某鄉某原銘曰
追爲生海之涯備諸艱危榮遇亦由茲志願無餘
安以反其居

知寧國府調補部員黃君墓誌銘

君諱叔琪字果齋自其父芳洲公始入籍京兆君

兄弟五人皆登甲乙科三人出入中外爲顯仕康

熙乙酉君舉於鄉以中書倅雲南景東府土官實

掌郡事始至毗獠時駭乃嚴武守勤偵緝閭里宴

眠又以其暇廓學宮建橋梁報政擢知江南寧國

府事雍正二年余請假歸葬以視執友之孤道宣

城時君治郡已四年矣入其境民氣和樂士勸於

塾庠有司胥吏則戴其寬簡而知不可犯用此大

府之賢者皆誠信而體貌之其或臭味不同亦無從得其過端嘗以承追官民積負後期被劾借水世宗憲皇帝特原俾留任蒞茲土者凡十有四年中間兼攝徽郡及太平既久民猶有述焉癸丑改調入京以伯仲及季同時而罷也君在任採銅爲商人所乾沒未盡入寄家累於張秋乾隆丁巳仲夏太夫人九十偕妻入拜慶妻邁病卒於京師其冬君親赴吳門趣入銅體素羸抱感傷又辭老親至張秋病不能興逾歲二月朔後八日卒年六十

有一余與君兄弟皆久故惟君踪跡較疎其服在大僚者所至皆有名績而余得君於聞見尤詳又念君兄弟雖中踏數年中復次第光亨而君竟長逝矣以銘請余豈忍辭君父諱華蕃廩貢生順天府大城縣教諭以長子叔琳誥贈資政大夫吏部左侍郎母吳氏誥封太夫人妻李氏誥封恭人甚有婦道其卒也太夫人深痛之子六人長子元疇丙午舉人次德鑄疇燾皆郡庠生次

望溪集卷之三
鶴齡丁巳進士次崧年業儒女三人並適士族乾隆五年某月某日葬於先兆之次李恭人耐其先世繫姓余既爲贈公外碑故不復詳銘曰
兄考既敷菑子孫能耨之宦非不遂而年已耆於衆爲無憾而在君猶積而未施吾是以爲之喜

沈編修墓誌銘

常熟沈立夫與余同給事

武英殿書館雍正四年秋揖余曰吾告歸行有日矣吾母安吾鄉古之人耕且養三年而窮一經四十而仕吾齒與學皆未也吾少好柳文自先生別其瑕瑜然後粗見古人之義法及聞周官之說而又知此其可後者也故奉吾母以歸將畢其餘力於斯立夫歸自南方來者爭傳其務學之勤八年三月有來告者曰立夫死矣余自童稚從先君子

望溪集
後具見百年中魁壘士其志趨尤上者誦經書講
學治古文而止耳而察其隱私猶或以震耀愚俗
而私使其身圖故其所得終未有若古人之可久
者其誠心欲有立於後惟吾友崑繩之子兆符而
既夭死又其後則立夫豈區區之文學亦天心所
重而靳其成耶而古之人有言曰人皆可以爲堯
舜豈求在我者可稱其大小遠近而必有得而與
竭心於文學者異道耶立夫諱淑雍正癸卯進士
翰林院編修卒年二十有九父某太學生母某氏
妻蔣氏有子始三歲未能訃乃誌而銘之以郵致
於其家立夫之祖有以孝聞其歸也請誌其墓余
因舉立夫之志行決其終有立以爲孝德徵而今
乃銘立夫嗚呼悲矣銘曰
始謂斯人若爲天所牖而善爲承豈惟無成速殞
其生何數之難測而理亦未可憑

李抑亭墓誌銘

雍正十年冬十月朔後九日過吾友抑亭遂赴海
淀次日歸聞抑亭廕而瘖日再往視越六日而死
始余見君於其世父文貞公所終日温温非有問
不言及供事
蒙養齋始習而慕焉期月而後無貴賤老少背面
皆曰李君君子人也其後余移
武英殿領修書事首舉君自助殿中無貴賤老
少稱之如蒙養齋君自入翰林再充順天鄉試

同考官典試雲南士論翕然視學江西高安朱相
國每日百年中無或並也按察使李蘭以咨革諸
生君常難之劾君牽制有司之法而彈章亦具列
其廉明余自獲交文貞習於李氏族媼及泉漳間
士大夫其私論鄉人各有嚮背而信君無異辭君
被劾當降補國子監丞羣士日夜望君之至既受
職長官相慶而泣事未彌月用此六館之士尤深
痛焉往者歲在戊申君弟鍾旺歷而瘡卒於君寓
余既哭而銘之君在江西喪其良子清江又爲之

銘以塞君悲而今復見君之死古者親舊相與宴
樂而樂歌之辭乃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有以也

君在 蒙養齋及 殿中與余共晨夕各一二年

返自江西無兼旬不再三見者辛亥春余益病衰
凡公事必私引君自助無旬日不再三見者一日
不見而君疾一言不接而君死故每欲銘君則愴
然不能舉其辭喪歸有日矣乃力疾而就之君諱
鍾僑字世邠福建泉州安溪縣人康熙壬午舉於
鄉壬辰成進士年五十有四所著論語孟子講蒙

十卷詩經測義十卷易解八卷藏於家尚書周官
皆有說未就父諱鼎徵康熙庚申舉人戶部主事
誥授奉直大夫母莊氏贈宜人兄弟五人四舉甲
乙科兄天寵自入翰林十餘年與君相依皆不取
室人自隨痛兩弟羈死乃引疾送君之喪以歸君
娶黃氏

勅封孺人子五人四舉甲乙科長清載庚戌進士
兵部武選司額外主事次清芳癸卯舉人揀選知
縣次清江癸卯舉人揀選知縣次清愷壬子副榜
貢生次清時壬子舉人世父撫爲己子女一適士
族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蓄之也深而施者微將踵武於儒先而年命摧悼
余。生。之。無。成。猶。有。望。者。夫。人。而。今。誰。與。歸。

中議大夫知廣州府事張君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錡字子容山西蒲州人也少異敏博聞強記而不諧於俗州部皆號曰狂生既成進士師友間亦見謂不羈及余與供事

武英殿始知君樸質人也嘗舉其鄉百年中立名義者而叩以所自處君曰子他日視吾所爲

今皇帝嗣位大臣將以史才薦訪於余余曰是足爲民依不宜使泯沉於藝文乃舍之君始聞不能無愠既而知由余言則大喜因請外補試湖廣應

山縣踰月湖南北士人商旅至都下者爭傳其治教如自矜所得時鄭任鑰以布政使入覲余詰之曰有吏如應山而不特舉有說乎曰是貌不颺言拙將以計典列薦俾循階以升朱相國聞之曰此過言也彼人遭遇與國之得賢固有天焉以人事君者惡用爲計較哉雍正四年冬

上特召五年春引見命知廣州府抵任首自陳於大府曰郡治劇當坐署理民事上官非傳呼不至由是監司以上皆患君骨鯁而督撫方相構陰樹

附已者君柴立其中中央久之制府以民望所歸加體貌焉父老皆私歎曰我公自是側身無所矣君在廣州治加嚴毅諸生有患鄉里榜其罪使曲踞於交衢而不能私出怨言忌者雖多無可瑕疵七年春始以屬縣囚逸罷功令囚獲則復官士民爲君懸賞格以購之踰歲果得焉君以書來告曰吾官可復但益與羣子傾側勢要間枉道行私以負聖天子頗思與子稽諏文史浩然有以自得也時京師諸公聞君脫吏議多躍喜將俟前事奏結特

舉焉而君遘疾死矣君之官不持妻子既罷居廣州三年士民日致薪米果蔬用物不可抑止及卒無親屬在側時大府皆已更易羣吏憫傷共棺斂士民驚呼羣聚而哭之君家故窮空其子聞喪久不能奔自大府羣吏及士民咸出力以御君柩歸其鄉而以賻之餘屬守土吏買田以給其妻子君將赴廣州走別余余謂君治法宜條記以式爲吏者君曰其能者豈恃故方非其人雖灼知不能用也吾已棄此如遺跡矣君治應山僅踰兩年廣州

年餘美政不可勝紀其子以狀來雜舉條目而首尾不具其精神之運方畧所施俱不可得而見家事亦然故概弗採列而獨著其志節之耿然者君先世平陽府小南關人元末遷蒲州世居東關爲儒家高祖諱杲明天啓中舉乙科官戶部郎中父諱含璵母王氏生四子君其仲也康熙甲午舉人乙未進士享年五十有六妻任氏子士瀾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操行不迷懷文抱質而衆反以爲哈官守無虧主

望溪集
知民載而終爲人所摧。惟直道之不亡。志愈遠而彌光。

白玫玉墓誌銘

康熙癸巳春。余出刑部獄。卽通書吾友清澗白君。玫玉。玫玉以書報曰。必來視子。庚子。其弟玖玉。以守選至京師。曰。吾兄歲爲裝而喪。荒滯之。今行有日矣。踰歲絕音。耗而凶問至。余自童稚從先君子。見楚越耆舊。長遊四方。海內知名士。十識八九。聰明博達。愿謹耿介者。時時有之。獨未見才識足以立事。確然可信如古豪傑之士者。及得玫玉。始驚喜出望外。辛卯冬。余以南山集牽連被逮。時制府

伯兄之子子正嗣女四人皆適士族以某年月日

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夫人之生也而無以為吁嗟乎古其有斯

翰林院編修查君墓誌銘

君諱嗣璉字夏重後更名慎行浙江海寧人也余始入京師查氏負才名者數人而君尤獲重語朋齒中以詩名者皆若為君屈君少聞吾邑錢先生飲光深於詩即沂江繫舟樅陽造田間講問逾時而歸錢先生數為余道之及與交久長見其於時賢中微若目矜異然猶以詩人目之及余脫刑部籍

聖祖仁皇帝召入南書房中貴人氣焰赫然者朝

命事專及於余乃敢應唯敬對外此不交一言又夙畏風欬常着緇布小冠諸內侍多竊笑或曰往時查翰林慎行性質頗類此而冠飾亦同嘻異哉余用是益有意於君之爲人而君尋告歸及篤老以其弟嗣庭得罪牽連被逮同產弟姪並謫戍而君獨見原蓋

先帝公聽並觀君恬淡寡營久信於士大夫故在事者閔焉而以情達也君旣歿其子克念以狀請

銘數年矣乾隆元年十有二月余卧病直廬或告曰君之彌甥沈庶常廷芳屬爲通言速君銘且告克念之喪是夜夢與君問勞如平生晨起命家人檢故狀不得乃就所獨知於君者以誌焉覽者卽是以求之其所狀事迹雖不具可也其詩已行於世者凡四千六百餘篇各以時地次爲五十四集君卒於雍正五年年七十有八父諱遺字逸遠爲浙西耆舊母鍾氏兄弟四人皆成進士妻陸氏子三人克建丁丑進士鳳翔知府克承國子生俱先

君卒克念甲辰舉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
銘曰管管之野凡只弟四人皆歿於斯而終已無施惟以弼於詩
所嚮所祈詎止於斯而終已無施惟以弼於詩

禮部侍郎魏公墓誌銘

公姓魏氏諱方泰字日乾江西廣昌人也康熙甲
子舉於鄉爲選首庚辰成進士選庶常韓公墓廬
掌院事數爲余道公學行時諸翰林以韓公故多
索交於余問與公相見稠人中未嘗以言語顏色
相親因是心重公及乙未西事興領軍餉者四人
而公與焉衆皆詫公文儒沙場萬里行宿鮮人煙
數攻剽言者皆爲色懼而公恬然及出塞結隊安
營號令明肅撫循徒旅人忘其勞反役人畜鮮傷

耗什器無遺亡自是以後領運者六事集而人皆便之蓋公自散館後卽召入南書房旋命侍淳親王講誦

聖祖已審知公之爲人故自翰林改官通政司蓋信公可屬以事久矣於是天下士始謂公之底蘊不可窺尋而歎聖祖之知人善任使也公爲檢討至山東鄉試視學滇南擢侍讀改通政司參議復主試閩中教習

壬辰科進士士聞公誨喻多勵學自檢於躬行其在滇南與撫軍劉公應樞善還中朝大農趙公申喬數稱其廉公

世宗憲皇帝登極擢太常卿遷正詹事乙巳夏以本職攝內閣學士尋遷禮部右侍郎嘗正告廷臣曰如朱軾張廷玉沈近思魏方泰朕保其終無二心人皆意公將繼武於朱公而公以年滿七十力陳衰疾重聽秩宗典禮雖虔恭將事終憂隕越

溫旨許之。嗚呼！公之不敢賴寵。

先帝之篤信忠良，又能曲體其情，而不強以仕，皆可以感人心。砥維風，教使奕世聞而興起者也。公襁褓失母，終身哀慕。序譜牒，建宗祠，置祭田，恤族屬，孤貧延及朋友，鄉人式之。好讀書，造次不釋。往還絕漠，每至挈轡，令舍馬瘖僕吁。公部署既定，卽端坐吟誦，神氣洒然。同行者皆心服焉。公得告時，子定國爲直隸按察使，就養於保定。其沒也會定國以同官墨誤繫獄，尋謫黑龍江，竈窳猶未營及

今

皇帝嗣位，特召還京，起署陝西西安按察使。而夫人李氏亦沒矣。請歸葬，然後之官。

詔許之。乾隆三年冬，以狀來請銘。余與定國同年友也，謫而歸，始相見於旅舍。然以道義相許，有素矣。乃爲譜其世家。魏氏蓋了翁後也。元初卜居南城之魏坊，繼遷於廣昌支，分爲三長。居甘竹季，居寧都次，居株橋公。其裔孫也。累世素豐，鼎革初，鄉里山賊數起，邑中善良避賊，保水斗山，守將利其

有將屠之公之父明之素與相識馳見之給令箭
曰保爾家無虞泣曰某居別山非爲吾家來也此
砦中皆良善不忍其荼毒耳守將拒以強詞色甚
厲乃括家財持千金爲壽曰砦中父老所有盡此
矣必破砦勿淫勿殺又以五百金賂其左右於是
兵入衆皆安堵及公旣貴定國繼之子姓繩繩鄉
人皆曰此乃祖乃父積善之慶也曾祖諱沆國學
生鄉飲大賓承嗣祖諱復禧父諱菁
誥贈通議大夫祖妣孫氏妣何氏生妣陳氏俱

贈淑人本生祖諱復禮妣李氏以定國及妻封贈
贈如其官階公卒於雍正六年四月年七十有二
配李氏卒於雍正十一年三月年七十有九

誥封淑人以乾隆二年

贈夫人庚午公在京師贈公卒於家夫人備禮致
哀族姻皆爲感動以乾隆元年四月二十六日合
葬於南城魏坊子三人長定國康熙丙戌進士次
寶國康熙甲午舉人雲南永平縣知縣次安國早
殤女四人皆適士族孫七人舉於鄉者三銘曰

美仕榮祿。遭遇適然。惟賢惟德。其兆必先。魏宗三
 支寧都學顯。公務質行。身依文典。望比於鄉。勤施
 於國。眾信其誠。士馨其德。象賢有人。忠貞世宣。是
 父是子。帝有明言。明之澤近。華父光遠。於萬子孫。先型毋
 覲。

潘函三墓誌銘

君諱蘊洪字函三湖州人康熙五十二年與余俱

供事

蒙養齋性孤特自遂意所欲為雖重得困不悔也
 所欲言聽者色倦語而不舍用此眾指笑為愚惑
 吾母之喪卜權厝近郊與君行度地會日暮余留
 宿而君堅欲歸歸則陷積水中終夜匍匐卧疾累
 日及相期再行欣然無難色君在湖籍博士弟子

第一至京師

皇清集卷之三
四三
美仕榮祿。遭遇適然。惟賢惟德。其兆必先。魏宗三
支寧都學顯。公務質行。身依文典。望比於鄉。勤施
於國。衆信其誠。士馨其德。象賢有人。忠貞世宣。是
父是子。帝有明言。明之澤近。華父光遠。於萬子孫。先型毋
覲。遠來人以。碑刻。

潘函三墓誌銘

君諱蘊洪字函三湖州人康熙五十二年與余俱
供事

蒙養齋性孤特自遂意所欲爲雖重得困不悔也
所欲言聽者色倦語而不舍用此衆指笑爲愚惑
吾母之喪卜權厝近郊與君行度地會日暮余留
宿而君堅欲歸歸則陷積水中終夜匍匐卧疾累
日及相期再行欣然無難色君在湖籍博士弟子
第一至京師

望溪集
御試入修書館復第一以未入大學例不得試京
兆
上特命內閣下其名禮部送棘闈羣士皆驚君自
負才望謂科名可垂手得及數試不克而同館士
強半舉甲乙科忽忽減食飲余謂君士果自負當
與百代人繫短長今直省鄉貢聞三歲必千餘人
君乃以不得與於千人者而發憤以死耶其疾也
聞方藥輒試余憂之曰子非死疾也而漫試百藥
子必死君感焉淚漬於眶然竟不能止也戊戌夏

四月晦前三日余赴熱河走別君相視而嘻曰吾
疾已愈矣越四日而死君近歲益窘空數典衣道
逢廢疾寡人即使持去嘗遊江西隣舟覆挈其夫
婦子女行千里而致其家授經齊魯間積百金將
歸會大祲死者相望惻然出傭力瘞埋罄其裝余
意其尚有瘳而竟止於此旣卒踰年館中士友咸
出其力乃得以某月日歸君之喪而屬余爲銘以
畀其孤妻某氏子某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
銘曰不

望溪集
葬再過君君適以是日持仲之喪至自泰興相視
飲泣意緒促促及君之卒則家不能訃踰二時始
得之傳聞嗚呼自吾師之卒也海內士大夫已嘆
其積而不施至君則強志博學而未嘗一見其鋒
穎故聞者莫不痛惜發於中情不獨親知久故然
也君以雍正四年冬赴弔姻家夜中體不適旦而
歸未至家而卒年四十有五妻王氏無子以某年
月日葬於某鄉某原季以太夫人命來徵銘銘曰
孤與嫠違顧思母之熒恨無涯惟數之奇一至於

斯

陸以言墓誌銘

君諱詩字以言江寧人家世農田秀者學藝君始以習宋字入

蒙養齋書局敬敏有聲有

旨得從羣士校錄叙用君既拔起稍自振飭與羣士抗禮衆深心嫉之及議叙皆得美任君獨以後期數月不與發憤成疾踰年竟死君在書局凡八九年始爲衆所排常憤湧余開之曰毋以爲也若欲以聲勢與衆爭衡何道以相勝苟能修身強學

則自知不足憊介矣君大感動務自刻苦念家貧
父母老不得養或饋之品味必轉遺他人而不自
食學柳書晝夜矻矻點畫無毫髮不似將死泣而
語其人曰我無子無用歸我喪重父母感傷以雍
正元年某月日權葬京東江寧義塚又四年夏其
叔父琢之至京師來告曰吾兄子之婦守節養舅
姑志歸其夫喪吾不忍棄言余旣悲君嶮崎以死
又感其妻與叔父之意乃述所目見於君者而爲
之銘君年三十有四以監生考授州同知父如珍
母劉氏妻王氏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婦能貞子職率諸父良歸爾骨死有知億無鬱

光祿卿呂公墓誌銘

雍正五年冬

詔公卿舉賢才光祿卿呂公具劄不合儀式

天子夙知公謹慎年篤老許以原官歸休余與公子耀曾爲同年友而公於余尤志相得將行朝夕過從要言書問必時通俄而訃至則至家之三日晨興沐浴飯罷而終公年四十有一始舉於鄉又十有七年成進士由翰林改御史轉給事中遷鴻臚大理至光祿寺卿所歷必張其職三至鄉試再

充會試同考官士論翕然其爲御史巡城會
南郊奏以薙草徵役胥吏因緣病民又奏夏秋之
交洞庭瀧濤壯猛湖南士赴鄉試苦遭覆溺宜分
設棘闈

天子皆爲更舊制公名位非甚盛而以渾厚方直
爲衆所推其沒也凡與交接者皆曰薦紳中典刑
又失其一矣自容城孫徵君講學淇源湯司空耿
詹事名節在天壤由是中州士大夫多好言理學
而公兄弟則尚質行以文學知名公兄少司農坦

菴公與吾亡友崑繩治古文而旁及於詩公則以
詩名而兼治古文余嘗以古文義法繩班史柳文
尚多瑕疵世士駭詫雖安溪李文貞不能無疑惟
公篤信焉公至性過人喪父母壹稟禮經自少至
老未嘗與司農久離戊戌春司農罷歸次年五月
公忽搏膺而呼曰不得與兄見矣數日訃果至司
農之歸也忌公爲樂府一章時命耀曾之子肅高
相和而歌歌竟而哭厥後公展視輒掩涕吞聲耀
曾乃竊而藏之公貌端嚴生平坐立無偏倚讀書

青要山凡數十年所居特室臨牕設几坐下二足
跡深寸許幾穿其磚呂氏繫出宋丞相文穆公第
六子居簡其後自洪洞遷新安至明季大司馬忠
節公始光顯自是五世衣冠甚盛家法爲士大夫
宗耀曾嘗卧病內寢余入視帷帳茵褥爲寒士所
不堪肅高捧盤承飲而進叩之則已舉於鄉矣雖
呂氏家法抑亦公之身教也余許序公青要集久
而未就公欲爲古詩數章贈余曰吾歸以詩來則
子之序毋更遲之又久矣肅高告終稱公在途諄
諄及此耀曾至自西川來乞銘余於公旣負諾責
矣今忍不銘公諱謙恒字澗樵以雍正六年四月
二十一日卒於孝慈莊年七十有六考諱兆琳福
建道監察御史以司農

贈都察院僉都御史妣王氏孟津王文安公女
勅封孺人

誥贈恭人妾王氏太常寺少卿諱無咎女文安公
女孫子三人承曾雍正甲辰舉人揀選知縣光曾
康熙戊子舉人陳留縣儒學教諭耀曾康熙丙戌

科進士四川按察使孫五人女孫九人以某年月
日葬於某鄉某原其世系具忠節公傳誌故不著
銘曰
望其貌而心可知敦於行而文副之祖德克儀以
爲世裔師

安徽布政使司李公墓誌銘

乾隆十年六月朔余卧病北山閉關而外鍵之安
徽布政使李公屏騶從過余謂門者曰卽虛館必
啟鑰麥戶而入曰吾固知先生避客之深也吾自
獲見於先生始知所以爲人之道備官中外幾二
十年自省尙無負於
君國無慙於吏民皆先生之教也所懼民隱壅蔽
有過而不自知今荷

聖恩位邦伯而適在先生之鄉故甫入城未受印

篆而願聞緒論望先生知無不言越三日而余邁危疾不辨人事者浹月及杪秋少蘇醫者曰子無他昨視方伯李公心脈已枯恐無可久之道余瞿然急通問復書曰某陳臬於蘇幾三載卽笞杖必設身以求其情積勞傷氣又胃痛醫人投藥物過猛故一發不可支如有瘳卽敬以聞未十日則其子以棺斂事來諏且乞銘矣公所生三子皆幼其弟之子承嗣者雖少長從宦遊而方從師務帖括外事無聞焉幕中皆新知故狀所述惟歷官及蒙

恩遇而政迹無敘列者銘辭難舉雖然義不可却也公洛陽人雍正五年進士選庶吉士不介而造余形貌偉然所爲詩及書法皆拔俗時余掌武英殿修書事因奏請共編纂見公小心畏義好賢樂善出於至誠勗之曰子公輔之器也貴仕不足道能如鄉先輩劉洛陽更進之爲

本朝湯睢州乃無愧於爲人公竦然及散館授檢討九年改山東道御史十年巡察直隸順廣大三府十一年監會試內簾巡視西城轉兵科給事中

稽察倉場充武會試同考十二年奉使策封安南
賜正一品服十三年授刑科掌印給事中轉四川
建昌道按察司副使公出在外歲時必通書余見
其地士大夫商旅必詢公操行及所注措故知公
爲深而欲籍之則事實不能詳也其巡三郡官吏
凜凜雖大府亦嚴憚焉在建昌自打箭鑪至西藏
民獠威懷治行甲兩川金川諸土司相仇殺公會
諸將巡視開諭皆駢首革心乾隆四年大計卓異
五年引見

天顏甚喜賜蟒服回任俟後命七年調江蘇糧道
弊絕民熹會淮揚水災制軍德公撫軍陳公於要
地多委公拯濟其冬遷江蘇按察使明允無留獄
富商大豪姦私暴露欲巧法彌縫卽私計曰惟法
司大府三關無道可通奈何其遷藩司蘇人皆曰
吾民薄祜雅太守遷閩嶺李公復移調誰其嗣之
不謂公之不數月而淹忽也公處心平恕終日溫
溫而不可強以非義屬吏幕友於簿書或舛誤未
嘗動聲色惟默思所以正之而官中蠹胥時因事

懲革衆心感服而不知其所由然痛少失怙始舉於鄉而太夫人卽世愛弟學峻如一身甫踰三十連喪耦卽以弟子煥爲己子公始見余執後進禮余入翰林後公故事禮辭當卑遜而公終以後進自處及莅安徽通書忽用師弟子之稱余固辭公曰先生每以睢州勗我睢州旣爲監司始受業於夏峯某獨不可繼武乎余告以自明萬歷末徵君卽爲海內儒宗而睢州乃鄉之後進也今公爲邦伯而余以薄劣爲部人敢以徵君自處哉而公終

不易稱卽此一節非誠以古人爲準的而能如是乎惜乎余之所望於公者始少見其端倪聖天子累日積久以灼見其賢而不獲竟其用也然數年來余夙所心許如江西熊梅亭濟寧黃訓昭安溪李立侯皆以壯年受知於聖主始列九卿而倏如影滅則又不若封疆大吏尙有實德之及民也然則有心者當爲國惜爲民悲而公則差可以無恨矣公卒於乾隆十年十月望後五日享年五十有五祖諱士傑父諱本質乾

隆元年日京年正十百正脈新士梨父嶺本嶺嶺
誥贈如公官祖妣楊氏尙氏妣曹氏俱贈恭人公
諱學裕字餘三元配劉氏繼室尙氏以馳封未受
錫命子四人長煥學峻次子乾隆甲子舉人次照
側室張氏出次燕次焜繼室呂氏出前夫人並葬
洛陽城東十里舖某原公以某年某月某日卜兆
於某岡某原銘曰
日仁日恭宜得其壽德載於民其聲遠聞而施則
不究俛焉日有孜孜道固宜然其淹其速則惟命
之自天

莊復齋墓誌銘

余與安溪李文貞公久故其門下士相從問學者十識八九而獨未見莊君復齋叩之則初授山東濰縣令母就養卒於塗歸而廬墓三年自是不忍一日離其父父旣沒隱居教授若將終焉今上元年楊文定公以大宗伯掌成均薦授國子助教始與余相見西林鄂公海寧陳公問士於余余首言君次某某非禮先焉不可得而見也海寧徧徃拜西林使君同官達意至再三君曰吾徃見是

望溪集
慕勢也相國何用見此等人將命者以告西林瞿
然曰吾非敢安坐而相招也顧吾非公事未嘗一
出內城恐時人以爲疑吾平生惡市交莊君以老
諸生視我則不妨顧我矣君始入見志相得而自
是未再至君自助教遷吏部主事每執稿與長官
爭是非或齟齬侃侃言無懼色君成進士出少京
兆余旬御史謝濟世門二君夙以抗違勢要著聲
由是凡良士皆望君行所志而好權利者則陰憚
之六年夏或薦君學行宜居言路引見

上意甚相屬越日命赴湖廣以同知題補十月授
德安府同知逾月擢知江南徐州府徐仍歲水災
君以七年四月至相川澤諮耆民具方畧請廣開
上遊水道以洩異漲且告石林可危未及注措而
石林決沛縣城將潰民竄逃君立起駕輕舸行告
父老太守來與爾民同難爾民何往親率衆堵築
七日夜城完在徐三年兩遇大荒勤賑事饑不暇
食困不得眠九年遷按察司副使分巡淮安徐州
海州道至金陵過余北山曰吾再擢俱

聖天子特恩而徐屬水災乃數十年所未有心殫力竭終不能救斯民之饑溺及爲監司而淮海承屢稜凋敝多不異於徐命也夫吾聞古循吏精誠能反風滅火每對饑羸遺民中心愧畏夢寐中時標辟呼嗟今與先生一握爲笑以海州歲歲苦病得脫耳州有鹽河蓄水通商運故障塞海口雖異漲非徧告大府監司不敢開洩及文書畢下而田苗沉沒者已不可救矣陳於制府已定議遇水漲守土吏先開洩而後報聞故數年來未有如今日

之樂者冬杪得手書言巡行視災核賑十二月始回徐舊疾復作浹月而其孤使人告喪以遺命徵銘矣云卒之朝猶強起視事嗚呼以君之孝而恨於母者終其身以君之仁而民之顛連與君之牧民相終始不可謂非命之窮矣然抱痛於母而孝乃無虧於父急民之病勤事以死而無負於君凡君之生不忤於人死不愧於天實由於此豈非易所謂益之用凶事者耶君學行爲賢士大夫所重後進多宗之將冠鄉先輩戴麥村鑑識妻以

族姑泰安趙公撫閩請主鰲峯書院以持父喪辭其家居來學者歲以百計在太學六堂之士少有祈嚮者多願爲弟子九年京察公大實由公也豈上命大僚各舉一人自代內閣學士李清植舉君公論大服其卒也士民啼號聞者罔不痛惜所著秋水堂集河防筭法書藏於家君諱亨陽世居漳州靖南縣之龜山辛卯舉人戊戌進士卒以乾隆十一年正月十六日年六十有一父喪以喪命歿母某氏妻戴氏孝於舅姑與君之友於弟亨德並有聞長子修次撰孫三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自大理熊君絕世。歲始四新。余方冀其有爲。而忽焉。隕墜者五人。而今復銘君實德之遺。視災黎之涕洟。

自太監朝許辭許效許四許余八其具存而忽
某京畿曰
許聞是子許交許許三
某京畿曰

教授胡君墓誌銘

君諱禹冀字載川太平府儒學教授自余有知識
見朋齒中背面皆稱胡先生嘗至姑孰憇君亭館
君適他出往來嬉遊者皆曰胡公賢者也雖兒童
女婦亦然夫天下之最難饜者人情而細人又甚
焉而君之所得於衆人者如此異矣余遊四方未
得時見君曾以事接談嬉無甚異人厥後亡兄百
川授經姑孰踰年歸曰胡公賢者也口未嘗言學
而叩以六經子史輿蹟衆人所難明者能記辯之

因就習於君者而考其行乃知君自成童以後屢
勉於人道六十餘年未嘗有出入也君以順治乙
酉舉於鄉至康熙乙酉始自姑孰告歸重見鄉後
進之歌鹿鳴者人爭羨之以謂前輩登科後甲子
復一周者獨嘉靖中石城許公而君卽許公彌甥
也君之生也未嘗有疾病憂患終日熙熙踰八十
食飲行步如平時君生於明天啓丙寅余每見與
君同時人其形貌辭氣必篤於後生遭遇多坦夷
康樂蓋方是時明運雖衰而太祖立國之規模遺
迹三代其教化之通乎陰陽而凝聚於萬物者厚
矣董子所謂陶冶而成之者是也君先世蘇州人
洪武初遷金陵世多潛德考諱某妣某氏兄弟六
人君伯也壽八十有二卒以

大清康熙丁亥十二月妻某氏子某以某年某月
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謂俗蓋陂而遇君則甚平謂天不可知而賦君者
獨貞先民有躅於君猶徵

望溪集
屬而君嘗就陸稼書先生問學獨陰以名義自砥
方稼書先生爲當路所排君上書崑山相國其後
儀封張中丞與江督噶禮互劾奏讞久未決君上
書安溪相國在君見謂義不可以苟止而以言之
不與爲衆所哈君在舉場數十年所與比肩游好
次第登要津司貢舉每欲引手君輒曲避以是終
無所遇康熙五十二年
聖祖皇帝詔求巖穴之士九卿公舉九人下江蘇
巡撫徵君君旣至而首輔安溪公適告歸事暫寢

華亭王司空承修尚書奏君參校書旣成而君淹
留逾時衆以爲疑余間詰其所以然君曰假予急
功利乃侘僚到今耶顧竊自念生逢
明聖平生所志具上殿劄子欲進見時
耳旣出京會儀封公總督倉場留主潞河書院又
逾年然後歸

今皇帝嗣位詔舉孝廉方正江蘇布政使鄂公以
君爲舉首君老不能行再書辭大江以南遂無列
薦者君內行飭修遭母喪旣禫子孫請少進肉洎

君固不肯時年六十矣將終語不及私慨然曰吾
生獨君臣義缺命也夫君父諱某邑庠生母李氏
妊君得夢祥以順治戊子九月十四日生卒以雍
正丙午七月朔後三日享年七十有九有樸村集
二十卷行世乙未以後文集若干卷南北史摘要
詠南北史詩藏於家妻李氏與君同庚姑歿羣叔
皆幼撫育有恩以康熙辛丑九月卒葬今寶山縣
橫港君以雍正丁未十二月朔後二日合葬男四
人體方太學生直方未冠好學工書從君卒於京
師余親弔哭靖方業儒揆方康熙丁酉舉人女一
人孫四人銘曰
歛其容志則強居雖蔽聞旣彰身壽耆嗣衍昌歸
幽墟宜樂康

劉紫函墓誌銘

康熙丁酉冬十有一月余自塞上返聞山陽劉紫函歿以正月望後九日踰九月矣丁卯戊辰間公卿中有以收召後進為名者於是諸生皆尚聲華急于謁其務質行學修聞彰而閉戶絕交遊者二人一無錫劉齊言潔一紫函也太學嘗取高等生教習官學生二人並與焉期滿試吏部皆見絀於時吏部主此者負惡聲而二人名重士友間余至京師與言潔善因以得紫函歸過淮陰館其家時

紫函之父行人叔父吏部皆歸休長者肅客紫函
率羣季更侍左右冠者成童總角誦讀聲鏗然僮
僕執事皆暇以恭一室之內薰然成和無一事不
得其理者劉氏大功不異財自行人吏部當官及
退休家事一任紫函其親屬子姓男婦內外宗近
百人數十年無間言余嘗私叩羣季皆曰此吾伯
兄誠意所貫注也紫函貌魁傑精魄盛強自喪季
弟未數月而頽如老翁以余所見居兄弟之喪色
稱情貌稱服者惟北平王源崑繩而崑繩時客遊
起居飲食多不得自遂紫函家居一如禮經再葺
後辭氣戚容尚有異於人人乙未之冬其弟長籍
復卒於長寧余聞之卽爲紫函憂無何以書來使
其子代書而手注其後則卧疾已數月矣蓋自是
未少間也憶辛未余在京師共學者數人惟余最
少十餘年來次第凋喪至紫函歿而兄事肩隨者
幾盡矣乃流涕爲銘以歸其孤其世繫享年葬地
月日俾自舉之銘曰

自閉於時衆所愕安步周行志卓蹕我最其行辭

不作所得孰多試省度

陳依宣墓誌銘

昔吾友新安程若韓流寓邗上余往來淮南必過
焉數稱陳君依宣偕過余與之交泊如也久之命
子夢文從余遊及余邁難吾友古塘隨部檄將余
妻子北徙至邗資用絕君曲爲營畫俾得達淮泗
自是歲時必通書致服用物十餘年不倦雍正二
年余得假歸葬杪冬及春兩過君君老而弱足久
閉特室不接賓客聞余至甚喜命夢文引入促坐
語不能任其聲而固止余淹留竟日余旣悲君衰

疲又喜君得自休息從容養怡可以永年也及余
返京師踰年而得君之凶問又數日古塘之訃繼
至嗚呼古塘沒而余少小同志趣之友無一存者
矣君沒而中歲以質行相取者亦幾盡矣乃因唐
編修范山通書以弔夢文既而夢文以狀來曰先
子之行有狀不能載者吾舅范山先生當口之蓋
君之事其親於古禮經所云幾可以無愧而自致
於其兄尤有爲俗情所難者噫觀君之所以交於
余者則若韓范山之所稱其信君諱新楷揚州江
都人世爲儒家教授數十年生徒半庠序多登甲
乙科而君卒不第享年七十有一妻唐氏子夢文
雍正元年舉於鄉女三人皆歸士族以某年月日
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學以得其朋行無恨於躬爭時者叱其遇而知德
者見爲豐我言無飾以奠幽宮

望溪集 卷五
氣憤盈上達淫雨汎溢炎陽蒸之。中人膈臆困。愆蓄而爲厲疫。冰氣厲而下滲。非此不足以殺其惡。故古者藏冰用於賓食。喪祭而老疾亦受之。民無厲疾。吾師其遺意也。余嘗造君。見諸勢家。敦迫之使麋至。使者稽首階下。君伏几呻吟。固却之。退而嘻曰。若生有害於人。死有益於人。吾何視爲。君與貴人交。必狎侮。出嫚語。相訾警。諸公意不堪。然獨良其方。無可如何。余得交於君。因大理高公公親疾。召君不時至。獨余召之。夕聞未嘗至。以朝也。

君家日饒益。每出從騎十餘。飲酒歌舞。旬月費千金。或勸君謀仕。君曰。吾日活數十百人。若以官廢醫。是吾日殺數十百人也。諸勢家積怨日久。謀曰。陳君樂縱逸。當以官爲維婁。可時呼而至也。因使太醫院檄取爲醫士。君遂稱疾篤。飲酒近女數月。竟死。君之杜門不出也。余將東歸。走別君。君曰。吾踰歲當死。不復見公矣。公知吾謹事公。意乎。吾非醫者。惟公能傳之。幸爲我德。乙亥。余復至京師。君櫃果。肆遺命。必得余文。以葬。余應之。而未暇。以爲

又踰年客淮南始爲文以歸其孤君生於順治某
年某月某日卒於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妻某氏子
某銘曰
義從古迹、冥世隱於方、尚其志一憤以死、避權勢、
胡君之心與人異、

鄭友白墓誌銘

有客手一帙不介而造余入自賓階揖而告之曰
凡抱其業而叩吾廬者皆雷同炫耀欲余爲諛佞
之言以助之者也其果能取名致官者蓋鮮而奔
走疲亡者接跡焉願君毋效也客曰先生之言良
是而吾非爲此來也吾叔父獲教於先生而以道
自繩削方得其階而願進也而今死矣其親隱焉
願得先生之文以奠幽宮某所持者某與同學哀
之之辭也問其名居則涇縣鄭生友白之族子天

一也。初友白亦不介而造，余告之如所以告天。一者曰：吾非爲此來也。吾居深山，見先生之文類有道者，以爲近其人，將有得焉。余聞其親老，責而歸之。踰歲復至，將見王君崑繩於京師，曰：是吾親之志也。至京師數月，竟歸歸踰年而卒。嗟乎！友白其果能有立與否？雖不可知，然其齒甚少，乃能以謀道爲先，而汲汲於師與友，可不謂之有志者與？自功利之學漸於人心之幽隱，凡汲汲於利與名者，其父兄師友皆以爲道之當然，舍此而學與道之

是謀，鮮不以爲怪民，而料其無成者，而果爲不祥。若此，無惑乎其去於此者決，而信於彼者堅也。吾觀東漢北宋士之有志行者，隨其才分之小大，莫不各有所就以顯於時，而余耳目所及，志稍異於衆人，往往鬱不得伸，甚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豈造物乃與庸庸者同心，而不樂成人之美，與而汲汲於利與名者，又往往所欲而必從，所求而必遂，豈各有所乘之氣，而不可強與？遂書之以慰其親，兼示崑繩，其有以發我也。友白名青蓮，卒於康

熙某年某月某日年二十有五妻某氏子某葬於
某鄉某原銘曰之原而不同其心以慰其
學中道而未殖志歿地而長賚君母悔於過計使
昏庸而天札豈復留吾人之涕洟歟人志美與而

胡右隣墓誌銘

胡生蛟齡自成進士問學於余卽以其父右隣誌
銘爲請生自翰林出爲縣令其兄蜚往來京師及
歲時通書必以爲言按君之狀蓋自檢飭不苟於
言動人也而竟世爲諸生教授宗族里黨間無傑
特之行可紀述者余平生非親懿久故未嘗爲銘
幽之文蓋銘者諡誄之遺也古者必貴而賢始有
誄而諡則雖君父不敢有私焉若於素不相識之
人而與之銘設實悖於所稱是讐言也於吾爲贅

行矣。故常以爲戒。而於生徒朋好。不可以終却者。則必多方以求其徵。胡氏自元明以來。爲涇縣大族。入

國朝科名尤盛。而宣歙間士友語力學敦行者。必及右隣。其窶艱而篤於友行。族姻所述尤詳。余嘗歎人紀之衰。所尤薄者。莫如兄弟。其能無間於妻子。貨財而終保恩義者。聞見中蓋可指計。而蜚與蛟齡。殆庶幾焉。及聞君之篤於同氣。乃知其平生不務爲傑特。乃所以不疚於庸行。而二子之友恭。

抑君之徵也。是於法宜銘。君諱一倫。祖諱尚衡。順治壬辰進士。工部虞衡司郎中。父諱懋績。縣學生。暨君皆以雍正元年。

贈翰林院庶吉士。母鄭氏。妻鄭氏。並。

贈孺人君。卒於康熙乙未九月朔後六日。年六十。有二鄭孺人。卒於康熙戊辰十月望後四日時。君年甫壯。獨居者凡三十年。子二人。女一人。適士族孫男六人。以某年月日合葬於東鄉上林冲之原。銘曰。

學顯於邦人行儀其後昆我奠茲銘久而不湮

雷氏先墓碑

雷生鉉道其上祖兄弟八人葬同邱請表墓口述
再四而繼以書曰先生非親懿久故不爲表誌蓋
懼行迹之虛構而無徵也而吾上祖之事則不待
有徵而信雷氏自陝西遷豫章一世祖甫自豫章
遷寧化甫生詳爲唐進士而卒於昭宗之世有子
八人生相愛約葬同邱塚以次平列墓碑巋然子
孫世承祀無所容其僞僻在閩徼少文獻世久迹
湮故他行無聞焉而生當五代干戈之際無一出

而仕者又兄弟八人之宰相去或數年或一二十年子孫共守遺命而莫之違則其修於身而型於家者可見矣在昔先兄百川有言人之生也受於天而有五性附於身而有五倫人於五性。或蔽於一。則四者必皆有虧焉。人於五倫。能篤於一。則其他必皆不遠於禮。鉉所云不獨可徵其上祖之行。而所以推原祖德者。又可與先兄之言相發也。余兄弟三人。弟椒塗早夭。而兄復中道棄。余臨終命三人必同邱。不得以婦附族姻。士友嘖嘖焉。雖子

姓不能無疑也。其後聞寧都魏禧兄弟嘗行此。而今復得雷氏上祖事。用此知是乃篤於兄弟者之恒情。雖異於俗。而非有過於義也。昔唐陽城兄弟懼友衰於妻子。而終身不娶。此於禮爲非。而先儒皆存而不論。蓋以行必稽其所敝。俗之衰。能爲城兄弟之行者亦罕矣。無慮其或滋之敝也。况自周以前。本無婦必附夫之禮。而曷以兄弟同邱爲怪詫哉。乃約鉉言而具詳其義。類爲表。以歸之俾雷氏後裔務敦睦以率祖。而亦以解吾子姓之疑焉。

望溪集
八人長伯泰次立次馴次強次郡次御次邵次均
皆以名繫伯其墓在寧化縣之下沙村雍正十年
冬江東方苞撰

尹元孚墓誌銘

蠡吾李塏剛主嘗言北方少俊不肯自混於俗者
博野有尹元孚余心識之而無因緣會合乾隆二
年春元孚自淮南入覲再過吾廬終未得面以
聖天子大孝實行三年之喪余時領

武英殿修書事請於二親王就直廬持服時未再
期余不出元孚無公事不得入也五年春自河南
入爲副都御史始得相見方是時元孚通籍已十
餘年顯功名於襄漢兩淮開府河南海內賢士大

八人長伯泰次立次馴次強次郡次御次邵次均
皆以名繫伯其墓在寧化縣之下沙村雍正十年
冬江東方苞按

尹元孚墓誌銘

蠡吾李塏剛主嘗言北方少俊不肯自混於俗者

博野有尹元孚余心識之而無因緣會合乾隆二
年春元孚自淮南入覲再過吾廬終未得面以

聖天子大孝實行三年之喪余時領

武英殿修書事請於二親王就直廬持服時未再
期余不出元孚無公事不得入也五年春自河南
入爲副都御史始得相見方是時元孚通籍已十
餘年顯功名於襄漢兩淮開府河南海內賢士大

夫計數大府中人物指再三屈則必及焉而元乎
深愧不能有所樹立以負
天子特達之知蓋少孤貧太夫人日授論語卽知
孔子之言不可違悖旣長篤信程朱之書謂治法
不本於三代皆苟道故自服官日取漢唐以來代
不數見之人以自律故自視若粥粥無能者一旦
入長御史爲耳目之司竊幸得自展布而太夫人
老疾不能就養京師未數月卽以終養告歸居五
年太夫人考終服未闋

天子預虛少司空職以待之及赴

闕未踰旬

特命視學江南十二年秋涖金陵八月望前六日
諸生旣入棘闈質明操几席杖屨徒步造清涼山
下潭亭余尚未起童奴白有客徑入不知其爲大
人也及相見北面再拜曰曩在京師母命依門墻
先生固執不宜使衆駭遽今里居無嫌且身未及
門心爲弟子久矣蒙授喪服或問吾母之終寢處
食飲言語得無大悖成身之德豈有旣乎時余治

儀禮因以相屬欲共成一書作而曰生未暇及此也往者巡撫河南會凶饑未遑教治居臺四涉月而聞母病今使事畢歸廁九卿陪奉庭議非忘身忘家不足以答主知若不能自樹立徒附先生經學以垂名抑微矣必衰老或以不職罷歸然後可卒先生之業越日又獨身前來從者一人余畏邦人疑託乃掃墓繁昌入九華山以避之而私心竊幸吾君求賢若渴又得一支柱名教之人也未幾有

旨復掌江南學政逾歲七月按試至松江遘瘧寒疾卒於官前是月特晉少宰人皆曰

上之信用益切矣嗚呼惜哉元孚始以吏部郎中出守襄陽漢水暴上壤護城石堤修建萬山至長門近十里分植巡功民忘其勞已調揚州適荊州都統西征取道漢江飭造浮橋吏民惶急乃揭誠修禮卒改令以船濟凡利害切民未有聞而不諮知而不行者所屬皆羣聚而禱祠焉其治揚州亦然就遷鹽運使尋擢巡鹽御史晉中丞積弊一清

望溪集
導商民以節儉而身先之及開府河南開歸諸郡
大水上章自劾列賑恤之宜
天子一切報可約法十六條兼用北宋富公弼趙
公抃救災事宜而令離鄉求食者有司隨在廩給
開以作業俟改歲東作資送還鄉則古法所未備
也以是災民無一出河南境內者元孚性清白坦
易遇事必行其心之所安少時授經邠州語生徒
假館於張氏以奉母凡七年不忍一日離也其居
官每夕必以所措施詳告太夫人意或未愜則跪

而請罪不命之起不敢起官中祿賜出入壹稟於
母非請命妻子不得取尺布緇金日用之外多布
之治所爲揚州兩營河南撫標置舉本各二千金
曰凡卒伍必使衣食得自適乃可以法繩完城濬
河建橋梁設津渡修學校立書院創蜡祠表前賢
舊蹟賜高年布帛寒者衣之疾者藥之故民皆感
興政教信從其在鄉則族人皆授以田使自耕以
食而執其契立義倉義學拯危濟困不可勝紀用
此仁聲義聞播流海內顧公用方久任督府再舉

以自代高公東軒以宗程朱志相得總督畿輔嘗
以公事過博野登堂拜母孝德上聞乾隆八年冬
十有一月
天子特賜太夫人
御製詩及楹聯天下傳爲美談最其生平以與衆
人絜度則行既成名旣立功業亦有所表見矣而
每爲余言其胸中所蘊蓄尚未見其端倪此余所
以心孤氣結涉月踰時而不能自克也其入覲初
命巡撫廣東

陸見陳母老不能遠行故有河南之命禦災捍患
日不暇給尚於其隙布周官溝樹之法編甲戶以
詰盜命州縣皆分四鄉立社學簡有德行者爲社
長朔月月半書其孝弟敬敏任恤者與其放逸奇
袤爲患於鄉里者有司巡問觀察因事而勸懲之
行之數月罷民竦惕禮俗烝變而尋內
召始入臺卽奏人主一言天下屬耳目焉今方甄
別年老不勝任之員而知饒州府事張鍾又以年
老命改部司旬日間前後頓殊恐羣下無所法守

上嘉納之其在河南嘗奏睢州湯文正公宜從祀
孔廟視學三吳首謁東林道南祠舉舊典答諸生
再拜凡試畢士旅見皆然頒小學以明程朱本意
聞隱士是鏡廬墓三年親訪於舜山薦舉以礪士
行既遘疾自知不起草遺疏言任賢納諫始終一
意以立誠爲本旬日中無一語及家事卒之日晨
興盥漱扶杖至東齋郡守入見子嘉銓侍尚爲辨
人心道心汗出霑衣請解衣少偃息不可扶翊入
寢移時危坐而逝時年五十有八所述君鑑臣鑑

士鑑女鑑增定洛學編北學編已鈔版居憂讀禮
作從宜錄侍養五年讀三禮筆記及與師友論學
語藏於家嘉銓承父學欲繼其志事水漿不入於
口者三日朝夕米飲不過一溢淮商致五千金曰
大人生不取一錢今以此賻堅拒之曰受一錢何
以對大人之靈聞者莫不感動以爲君子有子元
孚名會一雍正癸卯進士先世山西洪洞人遷保
定至曾祖諱先知始爲儒祖諱澤皆邑庠生父諱
公弼早世並

望溪集
贈河南巡撫母李氏庠生諱宗白女

旌節孝累

封太夫人祖妣某氏曾祖妣某氏

贈夫人妻蘇氏處士昂女以勉

贈未受巡撫時

封而前巡鹽用御史中丞所加級

封一品夫人子二人長嘉銓雍正乙卯科舉人次

永銓早殤次啓銓承蔭女二人以某年月日葬於

某鄉某原銘曰

以人視子所受於天實厚且全而子自視則終其
身而缺然子志方盛道若可達而不假以年有子
象賢尚無恨於幽冥

沈孝子墓誌銘

沈編修淑請假歸踰年以書來曰先大父誌銘先
生前則諾矣卜十月上旬兆從敢請又曰淑逮事
尚幼事跡不敢妄述所據旌孝錄乃鄉里之公言
也按孝子之行尤著者鼎革時負母而行於野遇
盜奪其糶母固不與盜怒將殺之泣而求代並舍
之隣失火延母寢母疾方劇不可以變孝子號痛
呼天風反火息母八十餘疾危篤醫者皆曰法不
可治割股以進弗瘳夢神緋衣告曰疾非五藥所

望溪集
治醫凌某在雙林速致之凌至以針達之脫然愈
余嘗怪書傳所記以孝感鬼神而得異徵者大抵
皆獨行之士而聖賢則無之蓋聖賢之學至於知
命而不惑雖事父母亦盡其心與力之當然而止
耳獨行之士悲憂感發若焦若熬常欲殉以身命
故精氣之積而鬼神爲之通理或然也余生平非
所識不見於文惟節與孝則無分於聞見然人之
情務崇其親而不度於義則事有傳會增加而非
其實者矣故必得其所徵始傳信焉古之能以學

行自振者其先世必有潛德隱行淑年少氣銳乃
能不篤於聲利而以養母治經爲事其志固與衆
人異矣淑之終有立也吾於孝子之行信之孝子
之行之非虛構也吾即於淑徵之孝子諱育年九
十有四卒於康熙四十九年先世居浙之苕溪十
世祖秀明初以平吳功授侍駕親軍都指揮使特
進榮祿大夫子永卿承嗣五傳至拔嘉靖中爲江
南常熟縣福山營遊擊卒於官遂家焉子繁繁生
坊坊生文瀧配周氏子二人孝子其長也娶吳氏

子六人錫裕庠生錫祚康熙己酉舉人錫祉錫某
並太學生錫祐歲貢生錫禧早卒女二人俱適士
族淑錫某出也以雍正五年葬於先兆慶安阡側
銘曰
歷艱危終坦夷母及身皆耄期名廣揚後蕃昌所
受於天茲乃得其正而常

廣文陳君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鶴齡字鳴九直隸安州人父諱澍從
容城孫徵君講學河漳義俠著州部君既冠亦好
陽明氏及其鄉庶忠節公論學之書而踐行之父
歿故舊巧奪其產弗與爭高陽李相國嘗延至京
師一日念母謝歸設教於家塾從者數十人每秋
冬生徒夜誦燈火相照聲滿里巷母歿以鄉舉次
選正定縣教諭設條約教諸生孝弟力田治經史
暇則習射屬府三十二城之士多聞風而至君精

制舉業其為教雖以力行為宗而常因文術以誘
進之凡經君指畫輒籍于庠序升京兆禮部者相
踵故士爭湊焉其在正定嘗奉檄視蕭家營水災
在事者陰授意以未成災報不為奪太守命督隆
平寧晉諸邑民捕蝗歸報曰民不畏蝗捕蝗令屢
下官屢至則苗盡矣一時士民咸載其言余聞古
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陽明氏為世詬病久矣
然北方之學者如忠節徵君皆以陽明氏為宗其
立身既各有本末而一時從之遊者多重質行立
名義當官則守節不阿如君又私淑焉而有立者
也用此觀之學者苟能以陽明氏之說治其身雖
程朱復起必引而進之以為吾徒若嚶嚶焉按飾
程朱之言而不反諸身程朱其與之乎然則尚君
之行者蓋不必以其學為疑也忠節之後人多與
余往還故余習知君之為人君歿踰年次子惠華
奉冢子惠榮命來請銘固辭不獲乃述而志焉君
康熙甲子舉人官正順天府武學教授以雍正四
年六月卒於京邸年六十有五母某氏世儒家妻

鹿氏忠節公其曾大父也子三惠榮康熙壬辰進
士黔西州知州惠華雍正甲辰舉人女三皆適士人以某
修撰季惠正雍正甲辰舉人女三皆適士人以某
年胡蜀漢於某鄉某原銘曰
聞之博行無快教之行學亦顯惟用不施後昆之
遺者其言而不其其與之古然因出
豈非其贈之學音苦強以賜即力之
必其觀官順私順不阿時或又
其

程贈君墓誌銘

君諱增字維高徽州歙縣人也程氏自晉梁為

歙名族譜牒具存衣冠甚盛至明中葉河南道御

史材以名節顯而御史之子孫為清門御史當武

宗時劾劉瑾不法奏留中巡按浙江卒於官瑾誣

以九庫賊追論合家徙海南瑾敗始歸鄉里子

人曰默曰然先後以禮經舉九科君為默五世孫

君父自歙遷淮之連邑歸展墓遺疾厲君方與

弟從師受書聞之冒惡風渡江舟幾覆相去千五

百里六日夜而至而父已歿未逾月母唐孺人疾作遄歸不及含斂自是遂絕意進取連地窪下母柩在堂水驟漲倉卒號呼與僕一人升柩于木槩既而下之非多人莫能勝既營兆域合葬於休寧之蘇田山乃移家山陽使二弟學儒而身懋遷家遂饒父族四母族三死而無歸者葬焉餘皆定其居使有常業設義田義學以養疏族以而聚教之鄉人叩門告請未嘗有難色或急難以計金脫之後更相背造怨騰謫窮而自解則待之如初由

是名著江淮間康熙十年淮黃汎溢數百里內民皆露處隄上君出家財修邗溝兩岸險工十里總督河道張公鵬翮以聞康熙四十四年聖祖仁皇帝南巡閱芒稻河召見因言及是東蘇見余十何下惟言蘇州御書旌勞二字以賜先是于清端公總制兩江時微服潛行察疑獄求民隱奸人因造言散布以傾怨家或因之失入屬吏雖灼知而不敢言君進見直陳其弊且指目擊一二事為徵公悚然曰微子

言吾安知人心抗敵至此君以布衣得近
天顏者三長子蓋為浙江糧道攝布政使每以公
事道淮揚觀省夾道聚觀人皆以是為美談詎知
君之抗直不欺言人所不能言而不為威惕如此
君嘗因吾友吳東巖見余于河干野寺樸質如老
諸生厥後東巖總其門生所為文隱其名俾余甲
乙所取二篇皆君叔子蓋作也東巖乃詳述君之
生平而使蓋從學於金陵及余以南山集牽連赴
詔獄親故蕩恐不敢通問惟蓋以計偕入獄視余

即此可徵義方之教而御史之風規所漸摩者遠
矣君既卒三十有一年余告歸蓋始以君詩請序
格韻甚老余夙有戒不能為生破也又五年卜宅
始定葬有期來乞銘嗚呼君才足以立事而不求
仕詩足以達情而不以為名其用心為不苟矣是
宜銘君父諱朝聘祖諱必忠皆
卒於康熙四十九年十月某日年六十有六以蓋
誥封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以蓋
誥贈奉政大夫兵部郎中元配唐氏

贈恭人繼室童氏
封恭人蓋唐恭人出次振箕候選知州次奎次鍾
庠生並童恭人出孫三人長揚宗次春浩次某以
乾隆十一年五月某日葬君於歙縣之某鄉某原
二恭人祔銘曰
義正大府乃夙昔之博誠聞正言而不怒惟聽者
之賢明使君而謀仕安能詭隨屈諂以自毀其操
行

通議大夫江南布政使陳公墓誌銘
公姓陳氏先世浙江秀水人明永樂初遷安州五
世祖始爲儒官遂世其業祖若父皆舉乙科教授
鄉邑連州比郡秀傑之士多從遊公成童補博士
弟子羸然出儕輩甫弱冠卽佐父爲諸弟師學使
者課試壓其曹者必公兄弟也而公自視缺然陰
與博野尹元孚思古處務檢身制事之學壬辰登
進士年二十四座師爲趙公松五徐公蝶園皆器
公榜下卽充

武英殿纂修時滄洲陳公掌殿中修書事常語余
後進有守有爲者以公爲首故公詣余一見如舊
識初授湖北枝江令隣省大府卽思得公守巖州
劇郡旣典郡卽思得公爲監司故論薦者如爭其
以黔西州服闋引見

世宗憲皇帝卽命赴貴陽以牧守補用其守大定
以江西巡撫薦遂命補道府皆前此所罕見也公
任官二十餘年皆在西南而勲績尤著於滇黔其
爲政急民之病如其私而務以殖其衣食爲本始

令枝江修百里洲隄除解餉入川雜派攝饒九道
剷去潯陽大孤兩關錮繫辨誣獄出無辜者七人
未數月經畧張公以貴州按察使保奏方是時羣
苗交煽軍旅四出古州姑盧朱洪文諸叛案以爲
非公莫定也公至出入重輕咸稱其情衆心始安
逾年春攝布政使黔地多山阻少穀土兵餉半移
調於隣省民尤貧瘠公奏給工木築壩堰引山泉
以治水田導以含洩涉揚之法貴筑貴陽開州威
寧餘慶施秉間不數年報墾升科者三萬六千餘

畝課種桑募蠶師教蠶出署內所登繭於大興寺
繅絲織作使艷其利開野蠶山塲百餘所比戶機
杼聲相聞又以其閒大修城郭廟壇學舍廣置栖
流所以收行旅之疾病者益囚食方冬寒恤老疾
養孤之無衣者親課諸生開以立志爲己之學立
義學二十四於苗疆蓋惟公志廣而才足以達之
故於艱難倥傯中庶政並興而曲得其次序也其
尤爲遠近所傳述者公始至貴陽委署威寧府踰
年威寧改州大定改府會烏蒙土司謀叛東川鎮

雄附之威寧爲夷獯出入要縮地仍命公馳赴威
寧督州牧完守公至城西陴頽舉步可踰乃聚民
開米桶實土石層累丈餘然後比次甃築墉堞屹
然羣夷縱火牛街鎮去城三十餘里火光燭天公
言笑自如日夜爲守戰計賊不敢逼會哈元生兵
至賊敗時鄂少保總制滇黔公其所舉任也常以
此自喜知人之明張經畧引公自助亦職此之由
而余與尹元孚平生重公則在志行之不苟方威
寧危急公慮賊兵趨大理屬州牧陳嘉會分守大

理執其手曰吾死於此分也但遺老母憂費志窮
泉矣及公陳臬於黔苗疆初定方興屯以感扼之
將吏多欲以刻急見其能謂此異類勦絕不足惜
也丁巳正月望省城大火公入見張經畧曰天意
如此當設誠修省雖羣苗亦人類也張公大爲感
動以申戒承事者公之一於義理而不雜以世情
如此昔滄州政績惟著於郡縣與攝江蘇方伯時
及踐大府河決武陟以死勤事而功不成海內惜
之公之才識與滄州相近而遭遇亦畧同自爲三

司天下皆望爲大府近十年矣大府多舉以自代
而竟終於此然滄州攝監司日淺又不若公之久
於其任而實德及人良法垂於後世然則在公亦
可以無恨矣公自黔調移安徽未一年會徐鳳水
災民流於金陵地非公治也而竭俸賜編棚苦蓋
布席以栖災黎重建陽明書院以實學開羣士其
卒也官吏士民皆爲嗚咽生平孝親友弟睦嫻任
恤仁於故舊僚友不可備書書其志事之卓卓者
公諱德榮字廷彥號密山康熙辛卯科舉人

誥授通議大夫生於康熙二十八年正月十六日
卒於乾隆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年五十有九曾
祖諱所聞歲貢生祖諱形順治庚子舉人父諱鶴
齡康熙甲子舉人以公及仲弟德華累
贈通奉大夫曾祖妣潘氏姜氏張氏祖妣王氏吳
氏妣鹿氏並

贈夫人娶辛氏浙江分水縣令禹奕女
誥封淑人子四人長策乾隆丙辰進士江南宜興
縣知縣次筠雍正乙卯舉人候補內閣中書次筌

乾隆甲子舉人皆辛夫人出次藩側室黃氏出女
四人孫四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古賢之生各有志事雖遇於時難滿其器與其遇
隆而施則匱孰若中闕用有未致公如金玉韞則
有輝爭先欲覩衆心所希蹇然當官藹然近人雨
膏霑被物象皆新事至立剖光融如煜表裏洞然
蠹祛奸伏中經畏塗進退維谷國爾忘身如行平
陸誰謂文儒絀於武守持危濟變左宜右有信道
不移行身無倚諤諤危言以報知己獲上以誠師

中有喜異類同仁德施無比海隅蒼生望公秉鉞
中朝良士仲昭北闕謂承天休如枹與鼓年未及
耆忽焉終古愛已遺民迹當見史無爲公悲公長
不死

葛君墓誌銘

江都顧友于兩歲四通書於余皆以葛氏誌銘為
言丁酉七月余在塞上同里胡襲參復自京師以
友于之書并葛氏子宏文之狀來且曰子之師書
宣先生蓋受宏文之贄因與友于有連而某亦嘗
定交焉其乞銘辭甚哀且所狀皆近事實可知矣
願子勿卻也據狀君諱士巽字大生揚之邵埭人
少學書少長慨然曰吾見為士者不遇則羸其躬
以及其親季而第浮客遠宦長離親側非吾志也

因棄書行賈淮南吳楚間果大贏承親之志姊妹
諸甥無不資給也兄早卒撫其子猶子兄之子又
卒愛其子有加於孫君家既饒因大治塋墓經田
疇建廬舍而求名師以課諸子甚嚴曰吾廢學以
養吾親今吾無仰於若若甘食美衣而不幅以學
且生邪心其所狀大略若此實其言亦近於古者
閭胥族師所書孝弟敬敏者矣予平生非親懿故
舊未嘗一與之銘蓋銘者謚誄之遺也古者非貴
而有功德不為誄而謚則雖君父不敢有私焉今

於素所不識之人而與之銘設實背於所稱是讐
言也於吾為贅行矣用此謝不為銘而生怨嫌者
蓋累累焉今乃為葛君勗為之蓋念胡顧二君子
誼不宜欺余且以其素行為質而非徒重其請也
君卒於康熙乙未四月享年七十元配姚氏繼配
蔣氏子三長宏文歲貢生次宏友國子生次宏毅
郡學生女子三以某年某月葬於某鄉某原姚氏
祔銘曰

維君之行不求顯於俗而自得其情二賢為徵吾

與之銘

劉篤甫墓誌銘

君姓劉氏諱德培字篤甫河南商邱人也劉氏世有聞人君之父諱伯愚以學行顯君既沒之明年其子韋來省其從父上元邑侯某而介侯以乞銘於余韋之言曰吾父事親以孝而與朋友以誠其處身也儉以勤其嗜學也老而不衰少孤所以事吾王母者細大無違先王父之遺文得復出於患難兵火之後者吾父好學求友之力也自鄰州比郡以及齊魯吳越有道而文之士無不交也於書

無不好尤篤於詩騷鷄初鳴起漱盥端坐誦吟至
日夕不倦數十年如一日也故吾父之終也里中
士友皆驚悼以爲典型之失焉田君實山者中州
之賢者也其序君之詩曰篤甫之詩至性之所結
也自吾與篤甫交而半生爲梁園之遊夷險悲愉
無不共也夫道之不明久矣士非有瑰怪非常之
行則不爲世俗所稱道而不知是皆緣所遇之變
以生自君子觀之則循循於父母兄弟朋友之間
而久不失道者其難倍於偶然之所發也吾聞明

之衰也士大夫雖行過乎中或不能盡出於中心
之誠然而無不知氣節之可貴者當江右吳中以
文章角立爲社而君之父亦起於北方以應之雅
爲艾南英楊廷樞諸公所推其後明亡艾楊諸公
致命以成其仁而君之父亦捍鄉里之患以死蓋
其一時因教化而成習尚者如此然則君之近文
章而重氣類其來有自也君卒於康熙壬午十月
二十日以癸未十一月朔葬於某鄉某原娶侯氏
子三人長常拔貢生次韞太學生次韓邑庠生女

子三皆適士人子銘曰
前爲良子後壽者行比於鄉學信友事則未施道
可久

龔君墓誌銘

君諱聲振字以成先世江西進賢人遷金陵余里
居友其世父孝水至京師與其父于路遊君總角
余過孝水見之門塾中其後余行四方孝水客大
名而于路官京師不見君者十餘年矣余遘患吾
母北上載柩以從爲關吏所扼置天津踰歲而吾
母疾大劇柩不可致計其費當三十千南昌彭尹
作曰于路使粵西其子在是吾爲子語之其半可
任也越日君具以來事遂集旣而聞之乃貸於金

陵賈人也余多年不見君叩曰猶務學乎曰未廢也曰曾試於有司乎曰爲是北來其不遇奈何曰已舉於京兆矣其貌慤而辭質不異在門塾時余閱世久見齒與余若者其設心及容貌辭氣已不若長老之篤而後於余者則少異焉又其後則又異焉每以爲非世教之細憂君稚齒而聞父之友之急無難辭其將之也無德色少而得舉無寬容其性資有大過人者而竟夭死嗚呼是豈獨龔氏之感耶君卒於金陵家人秘之余與于路屢見而不敢言訃旣至乃唁而爲誌以歸焉君卒於康熙丁酉某月某日年二十有三以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胡混叢衆萬而獨秉其英芒乎芴乎遽返乎幽昏吾求之播物者而不得其情

余君墓誌銘

君諱兆鼎字季重世爲歙西巖鎮人父及伯兄行
賈母邁厲疾伸出求醫藥君獨在側疾中言動異
常人不敢近或叩曰爾懼乎對曰病者吾母也何
懼弱冠後爲人賈宣城每三歲一歸省一日心動
遽馳歸則母卧疾已三日矣時伯客金陵後二日
不期而至叩之其心動就道之日同也其後伯病
於金陵君馳視求醫於揚州跪泣於其庭三日始
肯偕然終不能療也少廢書讀大學未半行賈後

益好書日疏古人格言善事而躬行之其在宣城
有畢某負百金所居與君夾河一日託賈事迎至
其家將夕命其女靚粧出拜曰君旅居願以女奉
箕帚償宿負君奪戶而出則河無舟其人尾而至
喻以理且要言所負終不收乃感泣具舟以渡明
末鄉里阻饑君十歲與羣兒樵蘇山中籬間有果
爭取啗獨君不給視有子華瑞以文學知名與予
爲執友康熙丁酉來京師館余家述其事以乞銘
距君之卒十有三年矣蓋徽俗葬地難購而華瑞
貧故久而不能舉也君卒於康熙乙酉享年七十
有三娶汪氏繼娶方氏子二長華瑞次關瑞早卒
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嗟嗟乎君抱儒之質以美其身獨留其文以遺後
之人

尹太夫人李氏墓誌銘

太夫人姓李氏博野儒生諱宗白季女也少時聞
父夜讀書卽能暗誦年十八歸贈公七年而嫠子
會一經書皆太夫人口授自贈公之沒逮會一未
遇家窶艱舅姑老父母衰疾無子養生送死不惟
心瘁力殫資用半手所拮据自會一出守襄陽至
開府河南所以忠國利民濟艱銷萌拯凶饑正禮
俗不惟朝夕訓誨且多出於太夫人之規畫會一
之守襄陽也三攝荊州九赴鄂城每遇水旱太夫

人必跪烈日甚雨中家衆恐致疾羅跪挽掖終不起常應時而得所求雍正九年荊州都統將兵西征命造浮橋吏民惶急太夫人曰凡人必曲致其情而後可以理喻會一從之乃次第以舟渡時又調綠旗兵馬會集襄陽供具夙辦軍憲而民不擾未幾移守揚州襄陽樊城宜城並建賢母祠不可抑止乾隆四年開歸諸郡八水會一懇陳民瘼流民所至命有司隨地廩給而籍之踰歲資送還鄉無一流亡於他省者民皆曰豈獨大府之明太夫人爲吾民廢寢與餐八府安得不竭心與力乎始會一入覲已

命攝廣東巡撫以母老不能赴任辭遂改河南及自河南內召授副都御史未數月聞太夫人疾乞終養得俞旨皆數十年中大臣所未有也八年春

特賜太夫人

御製五言律詩一章堂額一楹聯一時爭傳謂前古邀此異數者亦罕云會一雖洗手奉職而自遷

望溪集
兩淮鹽運司晉巡鹽御史秩賜皆豐太夫人節儉
治家嚴子婦非請命銖金尺帛不得專取並蓄以
待大用其在官中救水火之災給師旅立營倉置
舉本以恤卒伍建禮祠修橋梁津渡施濟窮民見
治所德政碑家居睦婣任恤分田贍族立義倉義
學以及道路倉卒拯救急難具載會一所編年譜
余前已入聞見錄賢母類中而太夫人卒會一復
以狀介余族子觀承請銘余苦辭之難更設也既
而思之古稱女士謂女子而有士行也不爲一身

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今之士實抱此志者幾人哉
而太夫人則志與事皆有焉故更摭前錄所未及
而敘論之俾吾儕有所愧恥而興起焉太夫人雖
通文史而不爲詩辭其在廣陵憫民俗怙侈縱逸
由近監多商作女訓質言十二章以勸懲之每閱
邸報至

聖制惇大必三拜稽首以慶羣下有讜論訐謨亦
再拜稽首偉哉淵乎其宅心也用此觀之則所見
於行事抑又其淺焉者矣始贈公沒將卜於祖兆

皇清集
族。人。隘。之。太。夫。人。泣。然。曰。宅。東。有。田。孤。嫠。便。祭。掃。
遂。定。窆。是。爲。東。章。新。阡。越。五。十。有。一。年。而。太。夫。人。
耐。焉。贈。公。諱。公。弼。卒。於。康。熙。三。十。二。年。六。月。朔。日。
年。二。十。有。七。乾。隆。二。年。

誥。贈。資。政。大。夫。河。南。巡。撫。太。夫。人。卒。於。乾。隆。九。年。
七。月。朔。後。一。日。享。年。七。十。有。八。閏。只。谷。古。古。古。古。
誥。封。夫。人。耐。以。十。一。月。十。一。日。孫。男。三。人。長。嘉。銓。
雍。正。乙。卯。舉。人。次。永。銓。殤。次。啓。銓。承。蔭。女。孫。二。人。
銘。曰。

古。之。貞。婦。守。節。閨。房。夫。人。義。事。實。播。家。邦。古。之。賢。
母。義。方。是。帥。夫。人。德。心。曲。成。民。物。克。已。裕。人。恩。周。
六。親。穰。災。弭。患。誠。動。鬼。神。

九。重。褒。嘉。萬。衆。稱。美。福。德。之。全。在。古。無。比。天。實。光。
啓。以。昭。女。儀。豈。惟。女。儀。志。士。之。師。

大司寇韓城張公繼室王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王氏宛平人大司寇韓城先生繼室中允兼翰林院編修縉之母也夫人之卒苞以門生卽事喪所讀先生所述夫人之行盡然增哀敬先是夫人遘疾類痺痿及先生得末疾夫人舍其疾而惟先生之疾是憂遂浸加至不可療苞居先生之門最久而親族姻黨道夫人之賢如一口蓋不獨家事治其輔成先生之德義有爲行述所未及者夫人旣卒數月而先生病不能興苞每往視疾未

嘗不傷先生之衰困而不獲夫人相左右也及先生歸田逾歲而疾漸平視聽不衰喜過余望而又痛夫人不獲與先生偕老而從容於林泉也丙午秋縉以書來徵銘乃質言而係以辭夫人卒於雍正元年正月享年六十有二長子縉元配李夫人出與縉同登癸巳甲科女一適士人孫四長祇公早殤次民先嗣縉次立先次因先俱縉子於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起家編展惟福之綏作嬪賢達惟德之宜生有令聞女婦所儀沒有遺施君子所悌年逾六甲子姓茲茲兆云孔安庶無顧思

工部尚書熊公繼室李淑人墓誌銘

淑人江西南昌人明兵部侍郎元鼎之女門於日
清故禮部尚書諱振裕之妹工部尚書熊公諱一
瀟之妻翰林院編修本之母也母朱氏號遠山夫
人以詩名淑人幼稟母教好讀書識大義而不事
吟詠其繼室於熊熊公已貳夏官矣尋遷大司空
會淮黃間議有興作奉

命往視旣行數日或因戚屬以重貲叩門曰中途
旣與公成言囑家人驗受淑人曰此詐也速持去

望溪集 卷九
少延當執送法司蓋公素方嚴中立不可脅持故
操事構門戶者欲假是以相傾也其後公卒以視
河罷官久之

聖祖仁皇帝具見其表裏復召用公再長冬官以
疾告休時人皆多公能勇退而意之決半由淑人
余與本爲同年友公歸流寓金陵特重余余時過
從淑人使人進飲必會余寒進食必會余饑余邁
難在獄踰年本自天津再至京師候於獄門外曰
子母憂

天子仁聖子之罪及遠投而止耳吾母已罄衣裘
使持而來爲子道齋矣用此觀之凡本所稱淑人
以大義佐公及幼事父母治家教子曲得其次序
皆無溢美可知矣淑人之沒也本適游秦中而淑
人留京師余嘗拜於北堂旣彌留入視於寢迫公
事未得與殯斂越十有一年本自金陵以書來速
銘曰葬有日矣嗚呼余忍不銘淑人卒於康熙壬
寅年七月望後三日享年六十有三長子大彬及
女四人皆前淑人魏氏出淑人視之不異於本大

望溪集
今
彬子學熹學烈本子學鵬皆登甲乙科公及魏淑
人先葬異壠各有誌淑人以雍正某年某月某日
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淑人之生顯光尊遂乃遇則榮而躬實瘁少罹閔
凶心摧考妣歸妹愆期年踰再紀翼翼熊公共恪
表著淑人櫛縫雞鳴戒曙公在林泉士友時式淑
人治具夜分莫息每視公疾無昏與晨巾帶不弛
涉月兼旬旣艾而嫠且屯且遘有子早達方陟而
顛惟是仁賢履艱益著茲銘不磨終古有譽

謝母王孺人墓誌銘

康熙五十七年夏四月余將行塞上妹夫謝天寵
聞其生母王孺人之喪泣而言必得誌銘乃歸孺
人之歸謝氏也年十有八其卒也六十有一而爲
嫠者三十有六年始新津縣令謝君仁趾聘孺人
爲側室踰年而嫡死遂攝內事自孺人始歸新津
君已邁心疾惑易無常孺人與生三子一女皆在
憂懼中自新津君沒家益落諸子皆窶艱孺人有
弟客死於非命積軫鬱癰發於乳醫者求索不稱

意投惡石以反之遂成錮疾二十餘年不瘳計孺人之在謝氏自少而壯而老未嘗有一日恬安其恂愁自苦不獨以爲嫠也往歲孺人六十天寵歸爲壽舊所患良減其家人之訃云乃者孺人時自寬。食。飲。有。加。其。疾。以。卒。旬。日。間。事。耳。鳴。呼。此。昔。之。仁。人。所。以。不。肯。一。夕。離。親。而。宿。於。外。也。天。寵。之。依。余。於。北。也。以。余。北。遷。女。弟。御。吾。母。以。行。乃。用。此。不。得。親。母。之。含。斂。以。余。之。恨。於。天。寵。固。不。能。已。於。言。况。重。以。孺。人。之。節。乎。王。氏。江。寧。故。家。其。先。世。有。官。指。揮。使。者。孺。人。卒。於。二。月。十。日。以。某。月。某。日。祔。於。新。津。君。之。兆。在。江。寧。縣。某。鄉。某。原。銘。曰。命。之。惇。節。以。亨。載。此。貞。名。尚。何。憫。於。其。生。

少司農呂公繼室王夫人墓誌銘

呂氏自明大司馬忠節公家法爲中州士大夫宗
而奕世多賢婦人少司農坦菴公未與余相見卽
因吾友崑繩通問以索交及余與宗華同會試榜
光祿好余尤篤由是兩支子弟往來京師鮮不過
從而意相鄉者乾隆二年春岳池令憲曾以母王
夫人狀因宗華以求銘夫人司農繼室也始歸憲
曾將冠而宣曾生五齡新喪其母女子子五人未
逾旬而司農之官寧鄉夫人居守撫慰勤恤男女

長幼咸安焉其後憲曾再喪偶遺子女數人夫人
鞠育一如宣曾及諸女弟而兩女早出室者皆寡
外孫窮無依爲紀衣食月要旬致延及支庶夫人
隨司農仕宦數十年諸子皆通籍而夫人所出守
曾尤早達顯榮烏奕乃世所謂難逢而可羨者然
其拮据勞瘁視貧家婦有甚焉守曾爲宣化太守
憲曾令岳池每戒之曰汝父常語家人居官而求
便於身則不便於民者多矣又曰吾私親兄弟各
食力無憂寒饑毋以我故餽遺惟妹適陳氏者及

憲曾舅氏甚窶艱勤周卹可也買婢而還其家不
責以值者凡三人其一大父爲諸生立遣之父母
不受曰還則孳矣乃善養視歲熟而歸之嗚呼信
如憲曾所述古之所謂婦順者其備乎詢於宗華
曰是吾先人家法世母敬帥而行之者也惟始至
吾家曲躄隱慙有人情所尤難者狀蓋未之能具
焉嗚呼若是則銘其可辭王氏河南新安人父養
林鄉里稱長者母牛氏夫人其仲女也司農爲僉
都御史

望溪集
誥封恭人

今上御極覃恩自齒朝以上均得以父職官所極品階請封遂晉夫人以乾隆元年正月疾卒享年五十有五長子憲曾前夫人徐氏出康熙戊子舉人次宣曾王氏出康熙甲午舉人次守曾雍正癸卯舉人甲辰進士授四川驛鹽道按察司副使以夫人疾革未赴任孫男八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女教之明嫡媵恩隆同氣之愛下型於所生及俗之傾繼室有涼德而父子兄弟咸不得其情有碩夫人秉德之貞盡室和寧有孚以光亨及而雲仍家則是承

光祿卿呂公宜人王氏墓誌銘

宜人姓王氏孟津王文安公諱鐸之孫太常寺少
卿諱無咎之女明大司馬忠節公之孫婦監察御
史贈僉都御史諱兆琳之子婦光祿卿諱謙恒之
妻承曾光曾耀曾之母也年十五歸於呂幼稟母
教通詩禮其爲婦宗婦之長者皆羨焉其爲母宗
婦之少者皆師焉與光祿相愛敬以成厥家族姻
鄉黨有述焉余爲耀曾同年友而光祿信余最篤
以文學禮義相正嘗語余曰吾生平無媵侍或疑

望溪集
吾妻不能容非也家事治子孫成行吾自謂可無
此耳宜人與光祿生同年卒後一歲爲夫婦者六
十有一年逮事舅姑並越二紀子三人伯仲舉乙
科耀曾歷官四川按察使所至獲民譽孫曾繩繩
耳目髮齒至耄不衰卒之日言動如平時以余所
聞見婦人之德與福兼茂與宜人匹者宜人生於
順治十年六月卒於雍正七年十月余旣誌光祿
矣故子姓戚屬不具銘曰

曰豫曰豐民生所善布列六位憂虞過半有碩宜
人得天獨贏美合令終爲咸爲恒族姓素貴夫家
世隆所儀則賢盡室融融上學舅姑下儀子婦有
孫有曾康強壽者在生疇榮考終相次愴此幽宮
永蔭世嗣

趙孺人翟氏墓誌銘

孺人姓翟氏涇縣趙贈君濬之繼室御史青藜之母也少歸贈君順於姑宜其家人家素封執婦事如寒素其後中落處之泰然前孺人左氏子一女三孺人子女各二數十年無閒言姑既歿迎姑之女兄於家忠養久而不怠贈君歿盡蓄藏以付長子預俾秉家政預為縣令浙東青藜入翰林迎養於京師乾隆八年夏孺人思歸少子希文侍五月朔日於潞河登舟是月晦前二日遘微疾卒於德

州舟次青藜悔痛再以書請銘述孺人勤家教子
語甚詳兼及贈君義事余按銘者誅之遺也非於
德於功於言有立或有奇節義烈無以舉其辭據
狀孺人乃履順而持家有法度者贈君則富而好
行其德於法尚未可以銘然及吾門者有所祈嚮
而可信其操行之終不迷青藜其一焉古之人善
善及其子孫况父母乎故援斯義而為之銘使青
藜知成親之名在自敬其身而後此所宜自奮厲
者甚重且遠也贈君貢生候選訓導預邑庠生以

薦舉知浙江餘姚嘉興二縣青藜壬子中順天鄉
試丙辰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編修改江西道御
史著直聲希文丙辰中本省鄉試女五人皆適士
族孫八人翟氏邑舊族孺人生於康熙二十三年
卒年五十有九以某年月日附於贈君之兆在某
鄉某原銘曰
為婦為母可富可貧以睦以姍內和外親貴而思
約老而益勤德言諄諄孫曾永循

履安所履安或以事出諸君子頻去來孺人必先
為具以時候問無使渴飢方是時大府命吏迹與
余往來者甚嚴一日縣令以他事入履安門巷或
告曰履安亦相隨入獄矣孺人驚悸成疾久而不
瘳今其死猶緣故疾動也嗚呼余以昏愚不能自
敬戒以即於罪戾而累於朋友一至此乎非孺人
既死而履安自言之余不知也履安徽銘之書一
歲六七至既而曰速為之及吾之見也余心隱焉
夜不能寐晨起而志之孺人姓王氏江寧縣人享
年五十有五子三人女二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
鄉某原銘曰
長子老身苦辛以有年疾則莫養而死獨先命乎
命乎永賡志於窮泉

... 許昌碩妻吳氏墓誌銘 ... 康熙辛卯九月歙縣許起昆持其母行狀因吾友吳君東巖來乞銘東巖於其母為族子而狀即東巖所作也余既許諾踰月而被逮又二年出獄東巖適在京師復以為言余曰吾非敢負諾責也恐為僂人其言不足以列幽墟曰子淺之乎視許生也因復以狀來諦觀之辭達而事信余無以易焉世者惟吾族姑許節母節母幼時父客死與櫬歸

許昌碩妻吳氏墓誌銘

康熙辛卯九月歙縣許起昆持其母行狀因吾友

吳君東巖來乞銘東巖於其母為族子而狀即東

巖所作也余既許諾踰月而被逮又二年出獄東

巖適在京師復以為言余曰吾非敢負諾責也恐

為僂人其言不足以列幽墟曰子淺之乎視許生

也因復以狀來諦觀之辭達而事信余無以易焉

世者惟吾族姑許節母節母幼時父客死與櫬歸

因撫其語而係以銘狀曰為人婦而以衰經終其

衣衰泣血哀動族黨年十六歸同邑許昌禎入門
姑寢疾已六月餘矣厥明即解妝侍湯藥動息扶
將姑將瞑泣曰吾生不與若久處吾魂魄猶相依
居姑喪與祖姑臥起祥禫畢踰歲生男未滿月夫
驟病強起在視足弱常匍匐戶榻間夫不起即絕
食飲祖姑泣納兒懷中久之乃乳兒居撫何祖姑
卒依繼姑繼姑又卒其生而德養死喪以禮但視
姑節母叠遭閔凶及繼姑死益自傷嘔血寢疾數
歲而卒年四十有三其歸許近三十年為孀凡二

十三四年而服苴菅及羣喪不下二十年艱貞苦
恨自節母而外蓋未之見也卒之後家人啟篋笥
嫁時衣物如新蓋終其身未御云起昆為邑諸生
以文藝稱於時儕行身謹飭東巖云皆節母之教
也以某年月日奉母柩合葬父墓某鄉某原銘曰
榮榮三世孀仔肩病姑呻吟兒藥藥死之不得生
憂纏天以百罹裸貞賢蛻此短晷何恨焉

倍誦十三經絕意進取思力踐古人之學既而以
族人陵侮就有司求試舉於鄉及母歿痛生養未
致請余為銘幽之文余告之曰非文之難而義無
以立之難姑卑之母高論曩子能定心廣志而學
有所成則亦如曹氏鞏銘其母者得據以為辭矣
雷同叙次婦事之常覽者欲臥將焉用此孺人既
歿且十年廐以余卜宅改葬先祖暨亡兄弟自京
師跋涉來承事必得余文然後歸乃舉其崖略并
述前言使戾怵然於往不可追而來者猶可自奮

